

蛾術編十六
說集三至六
說通一二

15
500
16



所錄文
有物耶

東京書局
學校圖書

15
500
16

波
49
16

蛾術編卷七十七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迓鶴壽參校
沈楸惠校刊

說集三

李義山

別翻雲錦花無樣倒瀉珠胎海亦貧綺豔有焉冰絲織
絡經心久瑞玉雕磨措手難工巧有焉義山精心律體

畢竟到古詩學杜韓處便如木蘭從軍雖著兜鍪非其

本色鶴壽案玉谿生詩評者不一大率謂其工于麗事
而不如其善于格物范景文謂詩家病使事太多
蓋取其與題合者類之乃是編事雖工何益義山人日
詩正坐此病若隋宮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

文行扁

卷二十一

世楷堂

涯籌筆驛管樂有才非不忝關張無命欲如何則融化
 排幹如自己出精麤頓異他如虹收青嶂雨鳥沒夕陽
 天月澄新漲水星見欲銷雲城窄山將壓江寬地共浮
 秋應為黃葉雨不厭青苔何以事為哉落花云落時猶
 自舞掃後更聞香梅花云素娥惟與月青女不饒霜尤
 妙蔡寬夫謂王荆公晚年亦好義山詩以為唐人知學
 老杜而得其藩籬者惟義山一人每誦其雪嶺未歸天
 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
 扁舟與池光不受月莫氣欲沈山江海三年客乾坤百
 戰場之類雖老杜無以過之若其用事深僻語工而意
 不及自是其短世人反以為奇而效之故西昆體之弊
 適重其失義山本不至是今紫義山詩當賞其體物之
 工毋羨其麗事之密馬嵬詩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
 夕笑牽牛尚不過作對沽潑無題詩春蠶到死絲方盡
 蠟燭成灰淚始乾是體貼人情推尋物理者豈能出
 此今先生以別翻雲錦一聯水絲織絡一聯賞其綺豔
 工巧昔人謂麗事之法當如著鹽水中了無痕迹此二
 聯頗有雕琢之痕而先生獨賞之何異元微之以鋪陳
 排比賞杜子美邪范元實謂義山詩世人稱其巧麗與
 温庭筠齊名蓋俗學只見其皮膚其高情遠意皆不識

也先生又謂古詩學杜韓處便如木蘭從軍雖著兜鍪
 非其本色此則昔人已言之賀裳載酒園詩話云義山
 綺才豔骨作古詩乃學少陵如并泥駢兒行次西郊戲
 題樞言草閣李肱所遺畫松頗能質朴然已有鏡好鸞
 空舞簾疏燕誤飛十五泣春風背面鞦韆下諸篇正如
 木蘭雖兜鍪視尚書郎不顧重復理髮貼花矣韓黛
 也一離沙場即視尚書郎不顧重復理髮貼花矣韓黛
 詩亦甚肖昌黎彷彿石鼓歌氣槩造語更勝之先生往
 往襲用舊說今于其全段直書者刪之牽連帶入者存
 之鏡好一聯乃是律詩賀裳誤引然義山詩古不如律
 朱少章曰義山擬老杜云歲月行如此江湖坐渺然真
 老杜也其他蒼梧應露下白閣自雲深天意憐幽草入
 閒重晚晴之類置諸杜集中亦無愧矣但未似老杜沈
 涵汪洋筆力有餘耳義山亦自覺故別立門戶成一家
 後人挹其餘波號西昆體
 句律太嚴無自然態度

用韻參差如五松驛七言絕句用秦薪斤韻斤在二十
 一般唐人以殷與真同用者甚多少少年詩外戚平羌第

一功生年二十有重封封在三鍾不應押入東韻四皓
 七言絕句用松翁功韻首句借韻始于晚唐集外詩有
 送從翁從東川尚書幕胡震亨改為失題排律三十四
 韻內全用十七真雜以殷勤二韻的是唐人遺法隋宮
 詩七言絕句用嚴函帆韻說已見說字門鶴壽紫唐人功令十七真
 與十八詩十九臻同用二十一欣獨用而杜甫奉贈解
 于京兆詩用真韻中有操持野匠斤句贈王二十四侍
 御契詩亦用真韻中有稍稍息勞筋田家敢忘勤等句
 此漢魏以下用韻過寬之故若以三百篇及羣經屈賦
 證之當真與臻為一部諄與欣為一部不得相通也唐
 韻一東部內本有松字今但存菘字不知菘乃從松加
 草是去其母而留其子耳四皓詩首句押松字並非借
 韻則垂柳詩第六句云三品且饒松豈亦借韻乎唐韻
 二十四鹽與二十五添同用二十六咸與二十七銜同
 用二十八嚴與二十九凡同用宋大中祥符元年重修

廣韻尚仍其舊至景祐四年修禮部韻略以賈昌朝請
 韻窄者凡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乃合嚴于鹽添合凡
 于咸銜其實古音鹽添自為一部咸銜嚴凡同為一
 部隋宮詩函在二十六咸帆在二十九凡竝不誤也
 天平公座中呈令狐令公詩新唐書方鎮表元和十四
 年置鄆曹濮節度使治鄆州十五年賜號天平軍公座
 即公讌也舊唐書本紀太和三年令狐楚檢校右僕射
 天平軍節度使今又稱為令公者贈趙協律督詩云俱
 謝孫公與謝公二年歌哭處皆同已叨鄆馬聲華末更
 共劉盧族望通自注愚與趙俱出令吏部相公門下又
 同為故尚書安平公所知復皆是安平公表姪孫謂孫
 綽謝謂謝安歌謂太和七年六月楚為吏部尚書哭謂

八年六月崔安平卒也令狐楚必舊曾帶中書令銜故稱為吏部相公而天平公座詩已稱為令狐令公也新

舊書楚本傳皆不言其帶中書令銜

鶴壽案前一條評贈字文中丞詩後

一條評壽安公主出降詩悉是拾人餘論無容徒費筆墨此條前半亦全錄朱注馮注惟末言令狐楚曾帶中書令銜前人尚未說過故亟存之

南山趙行軍新詩盛稱游燕之洽因寄云蓮幕遙臨黑水津橐鞬無事但尋春梁王司馬非孫武且免宮中斬美人令狐楚時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趙乃其幕中行軍司馬也山南而謂之南山又其治所在梁州故因華陽黑水惟梁州而稱之為梁王司馬皆假借言之山南節

度而謂之梁王胡證嶺南節度而謂之番禺侯皆假借也義山于楚感知最深必無所刺況楚本無斬美人事乎詩意見令狐公待士之厚司馬風流跌蕩雖不必憂國為心較他鎮之託名講武擅作威福浪殺姬人者大不同想必有所指

義山所娶王茂元女實為佳偶當其未婚之前張書記潛字審禮先為王壻義山有戲贈詩後韓瞻字畏之與義山同年繼與王氏有婚約但尚未娶寄居蕭洞義山有詩惱之促使往迎其下韓新居成遂作詩餞之西迎家室蓋義山于張韓二人實望其作合也又囑託招國

李十將軍乞其玉成好事云莫將越客千絲網網得西
施別贈人惟恐他人先我情見乎詞矣

安定城樓詩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

腐鼠成滋味猜意鶴雛竟未休王茂元為涇原節度使

義山為贅壻入其幕中令狐絢忌之應博學宏詞科被

斥回至涇原時作也言我心所期惟在江湖恐歸時已

將白髮天地閒事事夢幻只有扁舟可託安得一旦舍

紛紛者而入之哉故結以應鴻詞不中選比之腐鼠如

諸家解熱中甚矣末二句如何可接

鶴壽案宏詞科之
被斥以得罪令狐

絢故也朱愚菴謂義山負才傲兀抑塞于鈞黨之禍而
傳所云放利偷合詭薄無行者蓋非其實夫絢之惡義

山以其就王茂元鄭亞之辟也其惡茂元亞以其為贊

皇所善也贊皇入相薦自晉公功流社稷史家之論每

曲牛而直李茂元諸人皆一時翹楚絢安得以私恩之

故牢籠義山使終身不為之用乎絢特以仇怨贊皇惡

及其黨因并惡其黨贊皇之黨者非真有憾于義山也

牛與正士為讎絢父楚比牛而深結李宗閱楊嗣復絢

之繼父深險尤甚會昌中贊皇擢絢臺閣一旦失執絢

與不逞之徒竭力排陷之此其人可附麗為死黨乎義

山之就王鄭未必非擇木之智洵邱之公此而目為放

利偷合詭薄無行則必將朋比奸邪擅朝亂政如八關

十六子之所為而後可乎且觀其活獄宏農則忤廉察

題詩九日則忤政府于劉蕡之斥則抱痛巫咸于乙卯

之變則銜冤晉石太和東討懷積骸成莽之悲黨項與

師有窮兵禍胎之戒以至漢宮瑤池華清馬嵬諸作無

非諷方士為不經警色荒之覆國此其指事懷忠鬱紆

激切直可與曲江老人相視而笑豈得以放利偷合詭

薄無行嗤之哉今案愚菴之言未免過衰馮孟亭謂義

山以娶王氏見薄于令狐絢坐致坎壞終身觀其錢韓

畏之西迎家室有禁嚮無人近之歎情見乎詞矣于是

遂赴其幕既喜果諧琴瑟又希其論薦得官時令狐楚

卒未久得第方資絢力而遽依其分門別戶之人此詭
 薄無行之譏斷難解免而絢所由惡其背恩者也祭外
 舅文云往在涇川始受殊遇綢繆之迹豈無他人忘名
 器于貴賤去形迹于尊卑語皇王致理之文致聖哲行
 藏之旨每有論次必蒙褒稱及移秩農卿分憂舊許羈
 牽少暇陪奉多違跡疏意通期奢道密此二句有深意
 茂元實庸材雖愛義山或因人見忌未敢奏請授官而
 義山因是略述蹤迹之疏以自遠然已無及矣宏詞不
 中選亦因娶王氏統觀全集當其得第未仕則遠背恩
 而赴涇原及茂元卒復修好于令狐令狐出刺吳興又
 即膺桂管之辟泰然有不憚牽牛妒之句桂府遠罷衛
 公疊貶令狐入居禁近則又哀詞祈請如醉如迷迨至
 令狐宿憾終不可釋乃始絕望而以漫成五章揭生平
 之大略思隱附于衛公以冀取重于千載也一人之筆
 矛盾互持植品論交兩無定守嗚呼文人銖肝雕腎于
 畢生而徒博後世浮華無實之誚其皆自詒伊戚也而
 先生猶信其不熱
 中無乃不然乎

送千牛李將軍赴闕詩將游江南同其妻回至洛陽崇

讓坊茂元舊宅與僚壻千牛李將軍會合送之赴闕而
 作張潛韓瞻李定言李千牛將軍四人皆王茂元壻見
 于義山詩者與義山而五詩云絃危中婦瑟甲冷想夫
 箏敎已將與妻別情關姻婭不妨語之狎也義山伉儷
 甚篤豈忍遠離因京華無遇合不得已欲改弦更轍向
 東南別尋徑路故崇讓宅東亭醉後作云聲名佳句在
 身世玉琴張又寫出被擯不遇云驂騑憂老大鷓鴣妬
 芬芳七月二十九日崇讓宅讌作云浮世本來多聚散
 紅蕖何事亦離披臨發崇讓宅紫薇云不先搖落應為
 待已欲別離休更開皆別內往江南之作

鶴壽案義山本欲藉力于世楷堂

王茂元至是乃思改圖然悔之久矣先是作有感詩云
 中路因循我所長古來才命兩相妨勸君莫強安蛇足
 一酸芳醪不得嘗馮注云此調尉宏農作也義山雖赴
 涇原未叨薦剡仍俟拔萃釋褐則此行為畫蛇足矣徒
 以是為命孤輩所怒鴻博不中選技書不久居則終
 其酒矣祕省乃清資故曰芳醪詩言中路少需何遠非
 我所長而乃誤落歧途者才命相妨有不自知其然者
 也祗推吞吐字與淚俱吳氏發微已窺及此徐氏駁之
 曰義山伉儷情深何得以此橫加不知琴瑟之情功名
 之感兩不相礙觀祭外舅文亦略見不能藉力之意文
 人一端不檢為累終身良可歎也

思歸詩嶺雲春沮如江月夜晴明釋文魏風彼汾沮如
 沮子預反如如預反謂漸如也皆反聲廣韻九魚如水
 名在南郡者人慮切今人押入魚韻非是

寄成都高苗二從事詩題下自注云時二公從事商隱

座主府詩云紅蓮幕下紫黎新命斷湘南病渴人今日
 問君能寄否二江風水接天津高苗是成都人湘南已
 所客之地二江高苗之故鄉天津則高苗所客之地座
 主時為河南尹高苗在其幕下也但詩意欲二君以紫
 黎遠寄湘南解其渴病況又牽涉二江天津不知何意

詩瘦詞隱難以測量鶴壽案此條非是不及馮注之確
 商隱座主高苗也高苗二人從事
 成都初疑其為成都人又據舊書紀錯為河南尹指天
 津為維水今知非也舊書紀開成三年五月以吏部侍
 郎高錯為鄂岳觀察使四年七月又書錯尹河南新舊
 書傳錯于三年轉吏部侍郎五年五月出為鄂岳觀察卒不
 言尹河南錯兄銖太和九年五月以給事中觀察浙東
 開成三年入為刑部侍郎四年七月出為河南尹是四
 年傳文之銖即紀文之錯而有一誤矣與陶進士書係
 五年九月稱錯為夏口公則必尚在鄂岳而錯尹河南

之紀文不可據矣至會昌元年觀察鄂岳者為崔蠡見為濮陽陳許舉代狀今就詩釋之首句言深秋入幕也次句義山在湖南寄詩也未句以二江比二從事天津泛言霄漢謂從此上升也會昌朝數年鎮西川者史文關軼此必錯于五年深秋遷鎮西川耳

贈子直花下云竝馬更吟去尋思有底忙子直令狐綯字竝馬唱酬外貌非不款接無柰心已離矣又移而他忙綯之所以為小人也

登霍山驛樓呼劉正為狂孽行次昭應送戶部李郎中又呼狂童且深幸其亾而重有感詩以竇融陶侃鷹隼比劉從諫過中武威公文城莊詩又以丙吉羊祜比之從諫之賢如此何于正略無憐之之意況重有感詩因

從諫表請王涯等罪名宰相方倚為重而深許之則澤潞一軍頗足為朝廷聲援其後平正而賈餗等子弟逃匿在其軍者襁褓皆誅明為宦官吐氣義山之詩稍覺自相矛盾文宗受制家奴困辱以崩武宗雖似英略然為仇士良所立受制亦同蓋自憲宗中興能平藩鎮而宦寺之權轉從此起此後禍本皆在中人而其原則在不用王叔文故也討澤潞李德裕主其事德裕豈肯殺王涯賈餗等子孫者欲殺郭誼不得已耳王慤竝白田文集有此一段議論最佳

鄭亞為桂管觀察在大中元年二月義山赴其幕未必

即在是春因謝往桂林至彤廷竊詠詩中有金星壓芒
角銀漢轉波瀾乃秋令語也下章離席方赴其幕有從
公向亦不必泥從亞

蜀中離席云人生何處不離羣世路干戈惜暫分雪嶺
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坐中醉客延醒客江上
晴雲雜雨雲美酒成都堪送老當壚仍是卓文君此成
都將歸畱別邊將之駐雪山松州者雖駐松雪亦得以
公事畱寓成都或其人本與義山有舊故末聯慰之成
都亦堪送老勿恨不得歸朝也

驕兒詩或謔張飛胡徐甚園馮孟亭注皆以胡為多髯

今俗所造多髯之字曰鬚未嘗以胡當之幽風狼跋其

胡毛傳老狼有胡疏云狼之老者領下垂胡然則胡乃

獸頸之垂者不知何以作多髯解鶴壽案馮注云南史

胡故名坳胡及長單名胡焉張飛胡義同俗稱

黑張飛也徐注余未見馮注並不作多髯解

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時在盧宏正幕四同舍
一是以幕官帶試大理評事銜一是掌書記一是姓鄭
一是姓裴其的係何人則皆不可知戲題樞言草閣樞
言姓李其四同舍之一乎抑別一人乎

大中五年辛未義山在宏正幕是年九十月間妻王氏
卒距開成三年戊午初婚十四年中間至湖湘至桂管

至巴西遠別有數次琴瑟好合殆無幾時義山在徐永
 訣之時并未得一面子女皆王氏所生據祭姪女文云
 別娶以來嗣緒未立及與茂元女成婚後方有袞郎故
 也楊本勝說于長安見小兒阿袞云寄人龍種瘦失母
 鳳雛癡時已悼亡故云爾義山婚王氏年二十六曰別
 娶則知非初婚矣

赴職梓潼留別畏之員外同年云佳兆聯翩遇鳳皇雕
 文羽帳紫金牀桂花香裏同高第柿葉翻時獨悼亡烏
 鵲失棲常不定鴛鴦何事自相將京華庸蜀三千里送
 到咸陽見夕陽翫此詩似韓瞻斷絃續娶前妻之妹者

不然相隔已十五六年何必作此綺豔語

鶴壽案謂韓畏之續娶王

茂元女一無證據豈想當然邪

予于義山詩其次第大約俱依馮先生浩所編獨五言
 述德抒情詩一首四十韻獻上杜七兄僕射相公及今
 月二日不自量度輒以詩一首四十韻干瀆尊嚴伏蒙
 仁恩獎踰其實輒復五言四十韻詩獻上馮先生編于
 自桂嶺歸大中二年客游西川所作三年春乃歸京師
 悰罷相出鎮由于與李德裕不協大中二年德裕已失
 勢遠貶故直言斥之其赴西川謁悰不特希其延引且
 為修好于令狐之地然惡草國蠹之言是非顛倒亦太

逞如簧之舌矣中有悼傷潘岳重之句馮先生謂是悼其婦翁非妻也予反覆攷之此二詩必當改編于大中六年秋冬至七年春閒義山在東川節度使柳仲郢幕有奉使西川決獄事其時悰方鎮西川故贈詩也載在楊慎全蜀藝文志可據仲郢之子爲悰辟聘事雖在後足見其暱義山在仲郢幕下又與悰中表弟兄則其奉使正情事之宜悰之罷相必有臺諫論劾故云惡艸雖當路寒松實挺生人言真可畏公意本無爭惡艸指臺諫劾悰者非李德裕也何必強造爲鄭亞被貶不送至循而往西川謁悰以莫須有之詞坐義山以顛倒是非

巧逞如簧之罪哉馮先生于史事穿穴心苦閒多臆揣則有未確處詩言南詔應聞命西山莫敢驚寄辭收的博端坐掃攬槍明敘收復維州事何云此詩作于大中二年未復維州以前又言有客趨高義于今滯下卿比已之在仲郢幕爲判官也下言依劉表用意亦同馮先生反謂在柳幕一語不及非也據馮先生攷得義山妻亾于大中五年則六年往西川其時喪偶方新中表弟兄前何妨自陳悲戚乃以悼傷潘岳重爲悼其父翁乎又馮據潘岳懷舊序以爲其時岳居私艱而義山婦翁之卒亦正當居母喪時但此事距桂管歸已八年矣相

去年遠即欲追敘亦宜追敘母喪何反敘及婦翁之喪乎必須將此詩改編于東川柳幕赴西川謁棕去妻亡

只一年情事正合

鶴壽案此二詩馮刻編在宣宗大中七年癸酉有注云此二篇余初誤為

大中二年義山蜀遊時作時未悼亡故于悼傷句誤引懷舊賦戴侯楊君以此王茂元之卒後從成都文類得為河東公上西川相國京兆公書知義山有奉使西川決獄一事而此箋乃能改定云云然則先生所見其馮

氏初藁與

集外詩有失題昔帝回冲眷三十四韻詩歷言喪亂從安祿山起馮先生以為非義山作故只敘至靈武而止舊注以為義山故于靈武即位後詳及李輔國張良娣之事又及郭子儀李晟收京之功且及代宗德宗事并

于敘完祿山僭號下元子皇孫二句以為一句指肅一句指代作總領說如此方肖義山口吻蓋義山于大中六年冬赴東川柳仲郢幕自此以下五六年皆在東川客塗畱滯最久宣宗之世收復河湟號稱中興義山慨已之淪落不遇追感明皇幸蜀之事因敘一代興衰今方治平而無如不遇何故結之曰建議庸何所通班昔濫臻浮生見開泰獨得詠汀蘋自傷流落不得參朝議致太平也通班不必顯位即校書郎太學博士皆可言之以此詩屬義山亦可

寫意結云三年已制思鄉淚更入新年恐不禁大中六

年冬入蜀七八九三年皆在蜀此則十年春作

温飛卿

新唐書温大雅傳附庭筠傳稱爲彦博裔孫彦博即大雅弟也大雅彦博自太原初起即爲功臣彦博爲中書令封虞國公庭筠開成五年秋抱疾不得與鄉計偕書懷寄殿院徐侍御云采地荒遺野爰田失故都自注予先祖國朝公相晉陽佐命食采于并汾此乃新唐書求異于舊故爲乖刺誰不知温李齊名忽將飛卿提前百數十卷使文苑傳有李而無温蓋于傳中標明彦博裔孫足矣鶴壽案舊唐書温大雅傳附載子無隱弟彦博大有及彦博子振挺而于文苑傳載庭筠不云

彦博裔孫或未之攷新唐書既知其爲彦博裔孫故與第廷皓並附傳也如先生言重其文名必舍其世系而別列于文苑中邪

舊書温庭筠者著一者字輕忽之意自見傳云士行塵雜不修邊幅新書亦云薄于行無檢幅凡新舊書所載李温之過皆空滑無實動云爲執政所鄙當塗所薄如此而已全唐詩話云士行玷缺唐詩紀事云有才無行核其玷缺無行之實則不可得謫方城尉制辭曰孔門以德行為先文章爲末爾既德行無取文章何以稱焉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中書堂內將軍慣以此等言語脅伏文人鶴壽案舊書本傳云逐絃吹之音爲側豔之詞公卿無賴子弟裴誠令狐

高之徒相與捕飲酣醉終日又云乞索于楊子院醉而
 犯夜為虞侯所擊敗面折齒訴之令狐絢捕虞侯治之
 極言庭葯狹邪醜迹此非士行玷缺之明證邪新書本
 傳云思神速多為人作文大中末試有司廉視尤謹庭
 筠不樂上書千餘言然私占投者已八人執政鄙其所
 為授方山尉此非有才無行之明證邪先生猶欲強為
 回護哉即河中紫極宮詩云昔年曾伴玉真遊庭筠既
 自言之先生又為之注解曰女冠之流以文人而狹女
 冠謂為有行其誰信之北夢瑣言載庭筠每歲舉場多
 為人假手侍郎沈詢知制舉別施鋪席授庭筠不與諸
 公鄰比翌日于簾前請曰回來策名者皆是文賦託于
 學士某今歲場中竝無假託學士勉旃因遣之由是不
 得意此即新書所謂廉視尤謹也先
 生所引謫方城尉制詞見全唐詩話

飛卿詩編次雜亂全不足觀曾益注八义集四卷凡二
 百五十四首有高鑄沈潤顧嗣立注温飛卿集九卷凡
 三百三十八首而皆不能編年譜因事跡比義山更多

無可編也約而計之飛卿太原人其游歷所及則至河

中至江東至洛陽至西蜀至襄漢但其先後無由得知

亦聊爾次第之較之忽而京師忽而吳越全無條理者

差勝矣鶴壽案馮孟亭注義山詩羅列羣書而細繹詩

詩則專事徵引而已若將集中各題細細搜尋一編如
 會昌丙寅豐歲歌余昔自西濱得蘭數本移葢于庭春
 日將欲東歸寄新及第苗紳先輩山中與諸道友夜坐
 聞邊防不安因示同志車駕西遊因而有作開成五年
 秋以抱疾郊野不得與鄉計偕至王府將議退適隆冬
 自傷書懷奉寄殿院徐侍御東歸有懷自有扈至京師
 已後朱櫻之期之類參以他
 書重為編次亦可得其次第

集中有河中陪帥游亭詩帥鼓吹作節度由太原一出
 即至河中與節度同游河亭亭係河東畱後任晚所勅

此非初次計偕所作因其離家最近漫從此始又有題
 河中紫極宮詩天寶二年三月改西京元元廟為太清
 宮東京為太微宮天下諸郡為紫極宮詩云昔年曾伴
 玉真遊蓋女冠之流鶴壽案天寶二年三月云云
 見新唐書顧嗣立注已引之
 新書與李商隱皆有名號温李案商隱生于元和八年
 卒于大中十二年登第則在開成二年其名輩年齒皆
 在温之前當稱李温不當稱温李然二人之才洵聯璧
 也商隱有懷在蒙飛卿云哀同庾開府瘦極沈尚書又
 云所思惟翰墨從古待雙魚聞著明凶問哭寄飛卿云
 何因攜庾信同去哭徐陵飛卿秋日旅舍寄義山李侍

御云寒蛩乍響催機杼旅雁初來憶弟兄又云子虛何
 處堪消渴試向文園問長卿蓋才人相憐相愛出于自

然雖縱迹不能常聚其情深矣鶴壽案温李雖齊名其
 實温不如李賀裳載酒

園詩話云義山之詩妙于織細如全溪作戰蒲知雁啞
 顰月覺魚來晚晴詩并添高閣迴微注小窗明細雨詩
 氣涼先動竹點細未開萍然亦有極正大者如肅皇帝
 挽詞小臣觀吉從猶誤欲東封過故崔充海宅與崔明
 秀才話舊因寄杜趙李三掾詩莫憑無鬼論終負託孤
 心惻然有攀髯號泣及良士不負死友之志非飛卿所
 及

舊書云大中初應進士飛卿開成五年秋以抱疾不與
 鄉計偕寄殿院徐侍御云對雖希鼓瑟名亦濫吹竽自
 注予去秋試京兆薦名居其副蓋謂第二人也攷新書

選舉志選舉不繇館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于州縣試已既至省疏名列到結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戶部集閱而關攷功員外郎試之開元二十四年以員外郎望輕移貢舉于禮部禮部選士自此始此正與今之鄉試舉人會試于禮部相似但唐人此科不中則罷下試須再舉不以舉人作出身此爲異耳飛鄉與鄉計皆薦京兆試名居其副及試于禮部則被黜然則飛鄉于開成初已屢次應進士而舊書乃云大中初應進士非也集中開成會昌閒畱京師所作甚多會昌丙寅豐歲歌丙寅是六年西照寺僧院云自知終有張華說不向滄

洲理釣絲亦因下第寄居聊以解嘲也抱疾不與計偕獻徐侍御云適與羣英集將期善價沽葉龍圖天矯燕鼠笑胡盧賦分知前定寒心最厚誣又云正使猜奔競何嘗計有無又云積毀方銷骨微瑕懼掩瑜蛇矛猶轉戰魚服自囚拘則開成初已謗口沸騰無以自明矣致謗乃其命豈自取邪

京兆薦名在開成四年厥後感舊陳情獻淮南李僕射云有客將誰託無謀竊自憐抑揚中散曲漂泊孝廉船復自注云余嘗忝京兆薦名居其副攷舊書李蔚傳大中中爲吏部尚書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咸通十四年轉

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飛卿
贈詩蓋已當乾符初矣自開成四年至此將四十年早
著才名而沈淪流落一生幾與舉場相終始乃至貶方
城尉遷隋縣尉卒依然一白丁悲哉

桐薪云温少曾于江淮為親表檟楚曰少則飛卿游江
淮猶少年也舊書云咸通中失意歸江東太原人而于
江東曰歸則飛卿于吳越一路似已成僑寓故集中如
雞鳴埭歌湖陰詞蔣侯神歌謝公墅歌臺城曉朝曲江
南曲齊宮陳宮詞太子西池題豐安里王相林亭開聖
寺寄清涼寺僧皆金陵作吳苑行吳中作錢塘曲蘇小

小歌南湖贈越僧岳雲題蕭山廟題賀知章故居江上
別友人越中作經故秘書崔監揚州南塘舊居感舊陳
情五十韻獻淮南李僕射旅次盱眙縣江淮作大約東
南之游有在未應舉前者有在下第後者

檟楚蓋即玉泉子所載姚勗事也庭筠客遊江淮閒楊
子雷後勗厚遺之所得錢帛多為狹邪費勗大怒答且
之逐

莊恪太子輓詞鄴客瞻秦苑商公下漢庭依依陵樹色
空繞古原青悲憤之思忠誠如見次章云塵陌都人恨
霜郊暈馬悲惟餘埋壁地烟艸近丹墀都人何恨恨蓋
有不可言者甘露之變在乙卯十月莊恪之卒則開成

三年戊午十月也自甘露事後帝困辱已甚新書言太子之立天下屬心而太子特以宴遊小過遂欲廢之至此暴薨安知不死于仇士良之手乎唐中世以下惟文宗最賢以欲誅宦官爲所深忌必欲殺其子它日俳兒緣撞父畏其顛環走撞下帝泣曰朕反不能全一兒則莊恪之非善終帝固自言之矣宮掖事祕史文曖昧反謂帝欲廢之者妄也厥後楊賢妃欲以安王溶爲嗣士良立武宗擯其事殺之陳王成美文宗以爲太子士良又殺之生殺廢立皆出閹人誠古今大變文宗尚有一子宗儉史止其薨平想亦爲士良所殺其懷忠飲恨嗚咽感悼者惟一下第舉子庭筠而已

四皓云商於角里便成功一寸沈機萬古同但得戚姬甘定分不應真有紫芝翁此詩用意深曲指仇士良立武宗楊賢妃賜死事故以戚姬爲比賢妃無傳然有寵于文宗請以安王溶爲嗣武宗立安王尚被殺况賢妃乎此可以意揣也李義山亦有四皓詩云羽翼殊勳棄若遺皇天有運我無時廟前便接山門路不長春松長紫芝義山借惠帝比文宗而以四皓比裴度飛卿則借戚夫人比賢妃若曰宮掖詭祕只須一寸沈機足以殺安王母子此等事古今悲恨皆同故云萬古同然戚夫

人奇冤當訴之上帝若果能甘定分即無紫芝翁未必
不成功也張良此事予甚不取四皓亦不足取立惠帝
枉令戚姬母子慘死呂后幾亾漢馮先生箋義山詩攷
史極精又箋曲江及景陽井詩以為賢妃死而棄骨曲
江誠奇絕確絕之語具此識方足以論世而飛卿之忠
憤亦千載如見鶴壽案李義山曲江詩云望斷平時翠
輦過空聞子夜鬼悲歌馮孟亭謂此傷
文宗崩後楊賢妃賜死而作賢妃有寵于文宗晚稍多
疾陰請以安王溶為嗣密為自安地帝謀于宰相李珣
玃非之乃立陳王成美及仇士良立武宗遂摘此事譖
而殺之詩首句謂文宗次句謂賢妃也義山景陽井詩
云腸斷吳王宮外水濁泥猶得葬西施故馮氏以為賢
妃之死棄骨水中見解甚妙若夫入廟過虛誰非孝子
仁人以莊恪太子四皓二詩遂信飛
卿為悲憤忠誠正恐言不顧行耳

中書令裴公輓詞落句云從今虛醉飽無復污車茵裴
度之卒據舊書開成四年三月也自太和九年十一月
誅李訓王涯賈餗舒元奭等四宰相自是中官用事衣
冠道喪度不復以出處為事東都之第于集賢里築山
穿池于午橋搆別墅起綠野堂與白居易劉禹錫以詩
酒自樂當時名士皆從之遊蓋飛卿在其門次章落句
云空嗟薦賢路芳草滿燕臺歎度卒無人能薦已也祕
書劉尚書輓詞極寫投分之深尚書必禹錫禹錫舊書
稱開成中檢校禮部尚書太子賓客分司分司官無職
事優游東都正與飛卿游處時會昌二年七月卒贈戶

部尚書不言帶祕書監銜疑史有闕文
 題裴晉公林亭公卒後于東都作致舊書度傳度雖以
 太和八年罷判東都省事開成二年復為河東節度四
 年正月還京相隔六年然仍卒于京師故云東山終為
 蒼生起南浦虛言白首歸
 題李相公敕賜屏風詩幾人同保山河誓獨自栖栖九
 陌塵此李德裕貶斥飛卿為之憤惋不平也顧嗣立據
 贈鄭徵君家匡山首春與丞相贊皇公游止詩一拋蘭
 權逐燕鴻曾向江湖識謝公以為曾識贊皇之證且辨
 南部新書載飛卿深刺李衛公之作以為必非飛卿詩

但贈鄭徵君題不可解似謂鄭識贊皇非指己身要之
 飛卿之持正論不與李德裕相乖亦可見
 獻淮南李僕射李蔚也新舊書皆言蔚嘉謨惠政豪無
 玷缺節度淮南已當咸通十四年詩云稷下期方至漳
 濱痛未痊自注二年抱疾不赴鄉薦試有司又云蕙徑
 鄰幽澹荆扉興靜便草堂苔點點蔬圃水濺濺釣罷溪
 雲重樵歸澗月圓謂淮南僑寓也又云旅食逢春盡羈
 游為事牽宦無毛義檄婚乏阮修錢飛卿老矣喪偶欲
 續娶未得故云鶴壽案舊書李蔚本傳顧注引之較詳
 投翰林蕭舍人蕭邁也舊書本傳乾符初召充翰林學

士正拜中書舍人盛稱其少負大節風望尤峻厥後汚
偽煜之命而死新書襄王煜傳稱邁執不可即罷邁飛

卿投邁詩去僖宗幸興元煜偽立時尚遠鶴壽案此條所引本傳比

顧注為九詳

最惡飛卿者莫如令狐綯全唐詩話宣宗愛唱菩薩蠻

詞令狐綯假庭筠修撰密進之戒勿令洩而遽言于人

由是疏之温有言云中書堂內坐將軍譏相國無學也

唐詩紀事令狐綯以舊事訪于庭筠對曰事出南華非

僻書也或冀相公變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益怒奏庭筠

有才無行卒不得第庭筠有詩曰因知此恨人多積悔

讀南華第二篇李温二人皆為綯所斥鶴壽案此二條全載顧注卷首

先生必采入編中適見庭筠之浮薄爾

新書于徐商署巡官之前先云執政鄙其所為授方山

尉至其卒但云廢卒舊書則云楊收怒之貶為方城尉

遷隋縣尉卒新書地志方山屬石州昌化郡係河東道

所轄方城屬泌州淮安郡隋則鄰近隋州漢東郡係山

南道所轄

其西遊蜀中之蹟如錦城曲利州南渡回中作馬嵬驛

馬嵬佛寺奉天西佛寺經五丈原旅泊新津不能定其

在何時集中渚宮詩甚多又沈參軍招觀芙蓉池巫山

神女廟咸陽值雨云咸陽橋上雨如縣萬點空濛隔釣
船絕似洞庭春水色曉雲將入岳陽天是會遊湖南亦
不能定在何時

奉天西佛寺云憶昔狂童犯順年玉蚪閑暇出甘泉宗
臣欲舞千金劍追騎猶觀七寶鞭指朱泚犯關德宗幸
奉天事詳新舊書顧嗣立未注

城南詩即昌黎城南聯句地又有郊居詩鄆杜渭城華
陰新豐潼關澧曲滻水商山敷水皆近京之地出入必
由華清宮明皇游幸之地屢屢經過皆有題詠洛陽及
東都修行里則畱止甚久雖不能定其先後亦可約略

分編

約計飛卿一生遇雖甚困詩已不朽直至乾符方卒黃
巢破長安則不見矣其壽約六七十

鶴壽案先生知飛卿卒于僖宗乾符

時者以集中有感舊陳情五十韻獻淮南李僕射夜詩也舊書稱李蔚于懿宗咸通十四年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懿宗在位止十四年其明年即為朝符元年矣集中又有開成五年秋以抱疾郊野不得與鄉計偕隆冬自傷書懷奉寄殿院徐侍御百韻詩自注云予去秋試京兆薦名居其副開成文宗年號也飛卿試京兆時約年二十許自開成四年至咸通十四年凡三十五年則乾符時其年約六十許矣

重遊東峯宗密禪師精廬云故山弟子空回首蔥嶺惟
應見宋雲顧注但引傳燈錄案通鑑梁武帝天監十七
年魏神龜元年胡太后遣使者宋雲與比邱惠生如西

域求佛書

贈李將軍云又因明易號將軍明係用漢儒林傳丁將軍寬明易顧注乃引世說劉真長與殷深源談劉理如小屈曰惡卿不欲作將善雲梯仰攻

獻淮南李僕射云未知魚躍地空愧鹿鳴篇新書選舉志鄉貢懷牒試已長吏以鄉飲酒設賓主之禮歌鹿鳴之詩因與耆艾敘長少焉顧注但引毛詩

寒食節寄楚望云家乏兩千萬時當一百五案古樂府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餘

新添聲楊柳枝云共郎長行莫圍碁舊書文宗紀史臣

論中書用鴻臚卿張賈爲衢州刺史賈好博朝辭日帝謂之曰聞卿善長行顧注但引國史補

舊書稱飛卿詩韻格清拔杜詩云爲人性癖耽佳句集外詩爲顧嗣立所遺漏者優古堂詩話載其起句云春水碧于天畫船聽雨眠詩人玉屑句云綠樹繞村舍細雨寒潮背郭捲平沙生于北而熟游于南故能狀南中清趣

觀新書大雅傳溫氏一門若振若挺若大有若倍若造若璋皆賢而河中將溫德彝從造平興元軍亂亦近屬也庭筠有傷德彝詩云侯印不聞封李廣別人邱壘似

天山傷其功不錄也至庭筠之弟庭皓新書亦附大雅
 傳咸通中署徐州觀察使崔彥曾幕府龐勳反以刃脅
 庭皓使為表求節度使庭皓給曰表聞天子當為公信
 宿思之勳喜歸與妻子決明日復見勳索表倨荅曰我
 豈以筆硯事汝邪其速殺我勳熟視笑曰儒生有膽邪
 吾動眾百萬無一人操檄乎囚之更使周重草表彥曾
 遇害庭皓亦死詔贈兵部郎中又見崔彥曾康承訓傳
 庭皓大節皎然當入忠義傳觀此亦足見庭筠必非無
 行者鶴壽案庭皓之忠貞有操彰彰史冊庭筠之輕薄
 無行亦彰彰史冊柳下之賢不足以蓋東陵之暴
 也先生豈能以崔幕府索表之
 抗節掩揚子院西錢之折齒乎

借韻

唐人今體詩用韻悉與今廣韻合惟李義山首句多借
 一韻松陵集亦然律詩則病中人惠海蟹用衣時知蟻
 持襲美以魚箋見寄用鱗分文雲君又用飴稀衣飛妃
 和巨魚用江霜香光郎和開元寺佛鉢用功重鍾龍峯
 懷華陽潤卿博士用容翁空紅沖又用書無圖爐鬻竹
 夾膝用龍中風筒通魯望以輪鈎相示用輕溟腥經醒
 寄滑州李副使用重公中風功南陽廣文于荆襄卜居
 用鄉雙窻缸江初冬偶作寄南陽潤卿用冬空紅籠公
 送潤卿博士還華陽用旗歸妃肥飛和臘後送內大德

從勗用宗通東風公嚴子重以詩遊名勝閒用春君分
 文雲和幽居白菊一叢用痕羣雲紋裙和襲美悼鶴用
 鳴齡形屏銘又用冥生情輕京傷開元觀顧道士用冥
 清生聲名絕句則浮萍用明成萍館娃宮用冥平生寄
 同年韋校書用都餘書文讌招潤卿博士用翎清聽沿
 至宋人東坡山谷石湖放翁誠齋諸大家律絕首句借
 韻竟成捷徑要李陸為之作備也

蛾術編卷七十七終

蛾術編卷七十八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迓鶴壽參校 沈懋校刊

說集四

東坡用韻

東坡用韻雜亂無章隨意約略隨手填寫其于聲韻實
 一無所解而後人因其名高爭附會以為不可及即如
 開首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別于鄭州西門之
 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起用兀字發字是入聲六月矣
 始就今韻言 而其下忽入寘字則在十藥藥與月不相
 之取其易曉

通也其下又入惻字職字則在十三職職與月亦不相通也夫職與質物月曷黠屑六韻不相通此其顯然者也今并十藥及陌錫職而通之則入聲一部幾幾乎盡通所存不過三韻而已蕩然無復隄防界限前人可以不作韻書今人可以憑臆用韻成何紀律乎平上去入至東坡時行之已千餘年矣東坡亦不能不遵用既遵用之又重違之可乎且此詩只十六句除第三句第十句用昔字皆在十一陌第七句用薄字第九句用樂字皆在十藥則句句用韻似柏梁體矣而其實卻又非柏

梁體進退無據不可為訓東坡用韻之謬摘之不勝摘

姑就首篇論之鶴壽案古韻分五支六脂七之為三部古音絕不相通以三百篇證之如芄蘭

之支知小弁之斯伎在五支韻草蟲之悲夷下泉之蒼師在六脂韻綠衣之絲治泉水之淇思在七之韻乃柏梁詩所用者時治之詩滋疑箕期持思飴十一字皆在七之韻而左馮翊盛宣云三輔盜賊天下危則雜入五支矣古韻分十五灰十六哈為二部古音亦不相通如卷耳之蒐隕旱麓之枚回在十五灰韻君子于役之哉來南山有臺之臺萊在十六哈韻乃柏梁詩所用者來材哉臺災五字皆在十六哈韻而大官令云枇杷橘栗桃李梅則雜入十五灰矣古音七之與十六哈相通故柏梁詩通押之即梅字係每聲其本音在十六哈內故終南鳥鳴四月三詩皆用之若危字則不得與七之通押此作者之誤也乃唐人功命以支脂之法又何論宋人乎古部同用已全失古人製字諧聲之法又何論宋人乎古人詩詞有字字用韻者史記滑稽列傳釀田者祝曰甌甗滿篝汚邪滿車五穀蕃熟穰滿家甌甗篝一韻也甗與蕃一韻也汚邪車五家一韻也穀與熟一韻也穰與甗一韻也

穰一韻也東坡此詩除第三句第十五句外以今韻言之元發沒月忽五字在六月韻寔薄樂三字在十藥韻隔昔二字在十一陌韻側職二字在十三職韻別字在九屑韻瑟字在四質韻若以古音而論則六月十藥十一陌十三職各自為部惟九屑與四質可通今蘇氏用十四韻而跨其五部雜亂無章誠有如先生所譏者

次韻和劉京兆石林亭之作云嗟此本何常聚散實循環人失亦人得要不出區寰愛玉女潭中水既致兩餅云誰知南山下取水亦置符古人辨淄澠皎若鶴與鳧次韻荅邦直子由云城南短李好交游箕踞狂歌總自由送顏復兼寄王鞏云我衰日病君亦窮衰窮相守正其理胡為一朝舍我去輕衫觸熱行千里生日王郎以詩見慶次其韻云棠棣竝為天下士芙蓉曾到海邊郭

不嫌霧谷霾松柏終恐虹梁荷棟椽南都妙峯亭云新亭在東阜飛宇臨通闌古甃磨翠壁霜林散煙鬟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為壽云苟資老聃釋迦文共厄中年點蠅蚊峽山寺云忽憶嘯雲侶賦詩畱玉環林深不見霧雨霾髻鬟同紐字連用二韻似全無知識之人所為集中如此逞筆亂寫者甚多略舉數章以明之古人韻本如廣韻集韻皆于同紐字另作一圈以為識別界限甚嚴若如東坡則何不概去其圈混而為一蓋在東坡當日初不知其為病一時後生小子從風而靡同紐連用東坡見之亦不以為病且和其韻存之集中識

既粗極心又不虛貽誤千古矣鶴壽案古人作詩不避

用二夏南采薇連用二之故斯于連用二之祥正月連

用二自口十月之交連用二而微牽車連用二庶幾文

王有聲連用二有聲同字尚連用之况同紐乎司馬相

如封禪頌云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遊

油與遊同紐也漢樂府豔歌行云故衣誰當補新衣誰

當綻賴得賢主人覽取為我紐紐字即綻字非但同紐

而且重韻然古人不以為意今人則嫌其重複矣東坡

之文如萬斛泉源隨地湧出其詩亦然未可以用同紐

之韻少

壬寅二月詔令郡吏分往屬縣減決囚禁云忽憶尋蠓

培方冬脫鹿裘自注昔與子由游蠓培時方冬洞中温

温如二三月案黃山谷詩巴人漫說蝦蟇碮試裏春芽

來就煎陸游入蜀記過扇子峽登蝦蟇碮蝦蟇在山麓

頭鼻吻頷絕類背脊炮處尤逼真自背上深入得一洞

穴石色綠潤泉泠泠自洞出垂蝦蟇口鼻閒字書韻書

皆無碮字東坡省去蝦字又作培蓋韻書于上聲賄韻

培字注云重也時年少尚稍留意字學

送劉道原歸觀南康云竭來東觀弄丹墨聊借舊史誅

姦強孔融不肯下曹操汲黯本自輕張湯雖無尺箠與

寸刃口吻排擊含風霜自言靜中閱世俗有似不飲觀

酒狂施元之注道原名恕筠州人介甫執政道原在館

閣欲引寘條例司固辭時介甫權震天下人不敢忤而

道原憤憤欲與之校又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至

面刺其過介甫怒變色道原不以為意或稠人廣坐對其門生誦言得失無所避遂與之絕此詩為介甫發以孔融汲黯比道原曹操張湯況介甫口吻排擊含風霜蓋著其面折之實也愚十七史商榷力表怒史學為宋人第一東坡此詩為道原出色寫出狂直意態沈鬱頓挫詩固佳妙而道原為人亦活現紙上

鶴壽案宋史文苑傳云劉恕父

換為穎上令以剛直不能事上官棄去家于廬山之陽環堵蕭然游心塵外恕未冠舉進士調和川令發強擿伏一時能吏自以為不及恕為人重意義急然諾郡守得罪被劾屬吏皆連坐下獄恕恤其妻子如已骨肉又面數轉運使深文峻詆篤好史學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末紀傳之外私記雜說無所不覽上下數千載自擇鉅微之事如指諸掌司馬光編次資治通鑑英宗命

于專精史學臣得而知者唯劉恕耳即召為局僚遇史事紛錯難治者輒以該恕于魏晉以後事考證差謬最為精詳王安石與之有舊欲引實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為辭因言天子方屬公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王不應以利為先又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勸使復舊至面刺其過安石怒變色如鐵恕不少屈或稠人廣坐抗言其失無所避方安石用事呼吸成禍福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順而心非之怨奮屬不顧直指其事得失光出知永興軍恕亦以親老求監南康軍酒以就養許即官修書光判西京御史臺恕請詣光留數月而歸道得風孿疾右手足廢然苦學如故少閒輒修書病亟乃止官至祕書丞卒年四十七恕為學自稱數地理官職族姓至前代公府案牘皆取以審證求書不遠數百里就之讀且抄殆忘寢食借光游萬安山道苟有碑讀之乃五代列將人所不知名者恕能言其行事始終歸驗舊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恕枉道借覽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為之翳著五代十國紀年以擬十六國春秋采太古以來至周威烈王時事史記左氏傳所不載者為通鑑外紀家素貧無以給旨甘一毫不妄取于人自洛南歸時方

冬無寒具光遺以衣襪及故茵褥辭不獲強受而別行
 及穎悉封還之九不信浮屠說以為必無是事曰人如
 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齋以自隨哉
 好攻人之惡每自訟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作文以自
 警亦終不能改死後七年通鑑成追錄其勞官其子義
 仲為郊社齋即今案中開忤安石一段當即采諸施元
 之注至道原精于史學當日司馬溫公既力表之于前
 後日托克托又力表之于繼固不待先生力表之矣

次韻柳子玉過陳絕糧云風雨蕭蕭夜晦迷不須嗚叫
 強知時多才亦被天公怪缺食惟應爨婦知臺頭寺兩
 中送李邦直赴史館云付君此事寧論晉感我當時舊
 過秦下又云看君兩眼明如鏡休把春秋坐素臣此七
 律不避重複字也才景純席上云誤入仙人碧玉壺一
 歡那復閒親疏杯盤狼籍吾何敢車騎雍容子甚都此

夜新聲聞北里他年故事紀南徐欲窮風月三千界願
 化天人百億軀次韻張昌言喜雨云千里黃流失故居
 年來赤地到青徐遙聞爭誦十行詔無異親巡六尺輿
 精貫天人一言足雲興嶽瀆萬雲趨愛君誰似元和老
 賀雨詩成即諫書此七律不避出韻也前一首或妄指為出入體奇怪
 甚矣至常澗道中有懷錢塘云從來直道不辜身得向西
 湖雨過春沂上已成曾點服泮宮初采魯侯芹本是七
 律出韻在東坡未必知唐韻而恰與唐韻合此撞著法
 也若游羅浮山示兒子過七言古用京鳴明生耕彭橫
 輕庭經銘卿平而中忽雜以雲谿夜逢瘖虎伏斗壇書

出銅龍吟則吾不知之矣鶴壽案唐人功令九魚獨用

不得出韻若論古音則魚虞模三部相通如于菀云子

子干換在浚之都換在魚韻而都在模韻是也姑九二

云包有魚九三云臀無膚離騷云莫我知兮又何懷乎

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哀郢云

當陵陽之馬至兮森南渡之馬如會不知夏之為邱兮

孰兩東門之可蕪皆魚虞模三韻通押又唐人以十二

庚十三耕十四青三韻同用十五青獨用不知此四韻

古音本通故沈約郊居賦通押之若吟字在二十一侵

而亦與庚耕清通押不可以訓

金陵阻風得鍾山泉公書云寶公骨冷喚不聞卻有老

泉來喚人俗稱蘇明允為蘇老泉又以其嘉祐集為老

泉集果爾東坡豈作此語然南渡陸象山文集已呼明

允為老泉則其來已久

便旋

東坡詩施注殘闕邵長蘅補注于出獄詩出門便旋風

吹面引定三年左傳夷射姑旋焉杜注旋小便也政和

證類本草載雷公炮炙論序云囊皺旋多夜煎竹木注

云多小便者夜煎草薛一件服則旋訓小便固是但旋

本旬宣切定三年釋文無音今坡乃讀作去聲或疑廣

雅徘徊便旋也此字在霰韻隨戀切遠也當從此音蓋

出門而行步周折從容自如之狀正見欣喜非謂小便

注誤予謂韓昌黎石鼎聯句序云道士起出門若將便

旋然坡正用此語而韓集旋亦無音故輒以已意讀作

去聲古既無音似可兩讀非邵之誤也

雲中下蔡

王阮亭論詩云林際春申語太顛園林半樹景幽偏豫章孤詣誰能解不是曉人休浪傳自注山谷謂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不如雲中下蔡邑林際春申君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不如雪後園林才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雪後水邊誠妙而下蔡者豈指感陽城迷下蔡春申豈指黃歇乎詞鄙義拙全不可通居易錄謂此論最有神解得毋自欺欺人實無所見乎雪後水邊見正集雲中云云見後山居士詩話宋左圭百川

學海商濬稗海皆云黃魯直謂白樂天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不如杜子美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孟浩然氣蒸云云不如九僧雲中云云據此則雲中云云真九僧詩矣其意以濶大處著語不如閒冷處確實不知其何謂且九僧集竝無此詩予藏抄本是康熙壬辰毛扆芥季所抄跋稱歐陽公六一詩話已以九僧詩不傳爲歎今後公六七百年乃得宋時足本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九僧詩一卷一百十篇陳直齋書錄解題則一百七篇今扆所得凡一百三十四首比晁多二十四首比陳多二十七首又從瀛奎律髓得宇昭曉發

山居一首并為增入云云又吳興錢霽聽默得廣陵馬

氏宋本江湖小句內是聖宋高僧前後續集四卷其前

集卽九僧詩不獨詩數相符行款亦不異乃知汲古毛

氏所得卽此本又從雲門志略補簡長一首從湘山野

錄補惠崇一首然則予所藏九僧詩為最備而無雲中

云云鶴壽宗歐陽永叔謂林逋影橫斜二語為前世

韻黃取其意趣也九僧者一希畫劍南人二保暹金華

人三文兆南越人四行肇天台入五簡長沃州人六惟

鳳青城人七惠崇淮南人八宇昭江南人九懷古我眉

人永叔謂國初浮屠以詩名于世者九人人各有集號

元僧詩今不復傳矣司馬溫公謂九僧詩集已亡元豐

昭文館陳充集而序之九僧中著者莫如惠崇永

叔謂其佳句有馬放降來地雖盤戰後雲溫公謂其佳

句有劍靜龍歸匣開虎繞竿其實此種詞意毫無天

趣二公無乃過譽之耳其九自負者河分岡執斷春入

燒痕青二語有幾其犯古者潮之曰河分岡執司空曙

春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古詩云涼生初過雨

可見其勦襲之功多矣若保暹秋徑詩云涼生初過雨

靜極忽歸僧簡長夜感詩云長恐浮雲生奪我西窗月

意味甚為幽雅蓋九僧生于唐末猶有唐風至宋之詩

僧則更下矣陸放翁謂宋興詩會皆因諸巨公以名天

下林和靖之于天台長吉宋文安之于凌雲惟則歐陽

公之于孤山惠勤石曼卿之于東都祕演蘇翰林之于

西湖道潛徐師川之于廬山祖可蓋不可殫述潛可得

名最重然世亦以蘇徐兩公許之太過為病今案林際

春申君此等不通之句雖宋之詩僧亦不出此

馳騫功名有園不居

李文叔洛陽名園記云趙韓王園國初詔將作營治制

侔禁省韓王以太師歸是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

罕居之園以局鑰為常高亭大榭花木淵藪歲時獨廝
養擁篲負畚鍤者其閒而已陸游劔南詩橐題閭郎中
溧水東皋園亭詩云樂天十年履道宅贊皇一夕平泉
莊謂李德裕平泉生平但止宿一夕也德裕賢相豈趙
普姦邪之比而馳驚功名則一聞見後錄亦載之宋真
宗咸平初追封普為韓王宋史本傳論曰陳橋事定之
後普以一樞密直學士立于新朝數年范王魏三人罷
相始繼其位獻可替否惟義之從偃武修文慎罰薄斂
三百餘年之宏規若平昔素定太原幽州之役終身以
輕動為戒後皆如其言家人見其斷國大議閉門觀書
取決方冊他日竊視乃魯論語耳晚年廷美多遜之獄
大為太宗感德之累普與有力焉豈其學力有限而猶
有患失之心與觀史氏此論普之馳驚功名可見但謂
得力于論語二十篇則不然論語豈普所能讀哉唐文
宗太和七年李德裕以本官平章事進封贊皇伯食邑

七百戶平泉莊在東都舊唐書本傳云于尹闕南置平
泉別墅清流翠篠樹石幽奇初未仕時講學其中及從
官藩服出將入相三十年不復重遊而題寄歌詩皆銘
之于石今有花木記歌詩篇錄二石存焉故陸放翁以
一夕平泉莊譏之以視裴度之優游于午橋別墅與白
居易劉禹錫酣宴終日高歌放言以詩酒琴書自樂者
相去遠矣及宣宗即位罷相大中三年貶崖州司戶死
于珠崖然德裕持承武宗恩顧委以樞衡決策論兵舉
無遺悔以一身扞難功流社稷非如普之馳驚功名者觀
其自敘云予嘗遇異人初掌記北門管涔隱者謂予曰
君明年當在人君左右為文翰之職須值少主其年秋
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繼緒召入禁苑及為中丞閩中
隱者叩門請居外則代公者受惠公後十年終當相將
矣若亟請居外則代公者受惠公後十年終當相將自
西而燕有邑秋子鎮吳門時年三十六歲經八稔尋又仗
鉞南入是秋子鎮吳門時年三十六歲經八稔尋又仗
制孟冬望舒前符節至矣自憲闡竟十年居相位由西
蜀而入代子持憲者俄亦竄逐唯再謫南荒未嘗有前
知之士為予言之據此觀
之一飲一咏殆有定數

陸君實輓詩

陸君實秀夫輓詩一卷詩凡二十九首作者一十三人
龔聖與開方萬里回鄭疇叔範龍觀復仁夫湯子文炳
龍盛中文彪尹聖予應許俞宗大德鄰宇文子敬叔簡
郭元德景星仇仁近遠侯正卿克中方韶卿鳳也萬里
仁近有集觀復有易傳宗大有佩韋齋輯聞韶卿詩見
謝皋羽天地閒集及金華遊錄中其餘諸公今人能舉
其名者鮮矣鶴壽案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張宏範敗宋師于厓山陸秀夫負宋衛王昺赴海而死

宋詩紀事

宋計敏夫撰唐詩紀事八十一卷前明有刻本予既得

其書矣近樊榭屬鶚太鴻仿之撰宋詩紀事百卷所抄撮凡三千八百一十二家內八十七卷閨媛一門著錄者八十人亦云博矣而伊川程子之母侯氏聞雁憶外五言律詩一首見伊川文集上谷郡君家傳中此書失載誠為闕事

劉須溪無受業陸象山事

顧嗣立元詩選甲集云須溪先生劉辰翁字會孟廬陵人年十七登陸象山之門年二十四補太學生宋景定壬戌年二十九廷試對策忤賈似道置丙第以親老請濂溪書院山長江萬里陳宜中薦居史館又除太學博

士皆固辭宋亡託方外以歸隱元大德元年卒年六十
 六案象山卒于光宗紹熙三年見門人楊簡所作行狀
 須溪卽以此年登其門時須溪年十七後至六十六歲
 而卒則當卒于宋理宗淳祐元年安得至元大德元年
 乎若云宋景定壬戌年二十九景定是理宗年號壬戌
 爲景定三年是年須溪年二十九則至六十六而卒當
 元大德三年亦非元年年數亦不合然猶約略近之要
 之須溪斷無十七歲登象山門之事

馬鞍山

顧瑛玉山名勝外集載袁華游崑山聯句詩序發界溪

出津義浦泊舟駟馬橋下登馬鞍山入慧聚寺僧然叟
 出肅客上神運殿見石甃壁其工出天成然云此嚮禪
 師開山時鬼所運也已憩翠微軒觀嚮師虎化石此二
 處古蹟亦皆無存馬鞍山首昂脊凹狀類馬鞍故以形
 似得名俗亦稱崑山案崑山本在華亭陸士衡所謂仿
 佛谷水陽婉變崑山陰是已梁大同元年析婁縣置崑
 山縣建治山北唐天寶十載吳郡太守趙居貞奏割嘉
 興海鹽及崑山南境爲華亭移崑山治馬鞍山陽于是
 遂以馬鞍爲崑山而華亭之山反稱小崑山唐宋時山
 下皆湖建炎閒宣撫周望失印于羣豕峯南築防岸水

遂爲田見夷堅志凌萬頃邊實志云在縣西北三里今
去縣僅一里蓋縣治移耳東妙高峯西一線天北鳳皇
石南文筆峯皆絕處周涇林太僕更文筆峯名紫雲巖
謂爲一山之最舊慧聚寺內有張愛兒塑毗沙門天王
像蓋嶼山圖孟郊張祐王安石詩石刻淳熙間寺燬于
火元宋褰過崑山州城西小寺院浣溪紗詞賦景蕭寂
蓋舊觀猶未復也歷明稍事修葺補刻三公詩嵌準提
閣壁今寺又頽落舊蹟無存惟一石鏡明正德間巡視
江南水利工部郎中上虞朱袞詩而已山東南麓爲劉
改之墓改之事迹略見呂大中楊維正墓表暨詞苑叢

談諸書其詩列入陳思臨安府棚北大街書籍舖六十
家小集晚客崑山令潘友文幕卒葬于此就東齋僧舍
立祠元合肥潘純子素有詩紀之明初呂誠敬之亦有
陪館士秦文仲陸良貴奉省臣諭祭龍洲先生墓詩祀
猶不廢今則荒邱敗瓦一坏僅存矣

趙昕嘉定志

袁山松爲吳郡太守孫恩作亂山松守滬瀆城被害事
見晉袁瓌孫恩二傳元僧如蘭明上海顧或傳誤作袁
崧趙昕志因之誤高郵張天永長年避地嘉定有雪篷
行橐江陰張端希尹有溝南漫存橐趙氏以溝南橐亦

天永著竝誤鶴壽案張長年又嘗流寓甫里張希尹以薦投和靖書院山長歷官至江浙行樞密院都事

蛾術編卷七十八終

蛾術編卷七十九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沈懋校刊

說集五

明詩選

陳子龍明詩選敘云或謂詩衰于齊梁而唐振之衰于宋元而明振之夫齊梁之衰霧縠也唐黼黻之猶同類也宋元之衰沙礫也明英瑤之則異物也功斯邁矣此

論甚妙鶴壽案晦菴論古今詩凡三變自漢魏以上為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嘗欲取經史中韻語下及郭景純陶淵明之作自為一編以立作詩之

根本又于下二等中擇其近于古者為之羽翼不使流俗言語意思入于胸中則其為詩不期高遠而自高遠矣朱子分古今詩為三等其說也如蘇李贈別柏梁唱和為五言七言之權輿而韋孟諷諫以及東京班孟堅張平子皆嗣響卓然當塗繼之九尚風雅劉公幹王仲宣輩號稱七子尚不及文帝何況陳思王而阮步兵之詠懷嵇中散之幽憤自然流亦魏季極軌也西晉張茂先傅奕莫能軒輊兩潘二陸三張亦稱魯衛左太冲之雋傑劉越石之清剛郭景純之矯健皆不愧作者然觀陸士衡詩緣情而綺靡之言則恐氣骨不振矣渡江後惟南村徵士人品胸次兩臻其勝陳繹曾所謂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有出于十九首之表者自是而後體製漸變聲色大開宋則鮑參軍抗懷吐音廉雋無前謝康樂模山範水神工獨運若顏延年雖聲價甚高而雕鏤太過齊則謝元暉組織九工光華四照王元長以下無能為役梁則沈家令之短章猶存古體江屯騎何水曹詞采斐然亦一時之傑由陳而隋陰子堅徐孝穆競工琢句惟瘦子山才華富有悲感之中自存風骨迨至空梁燕泥五樹商歌之音作而詩道埽地矣初唐

積習未除王楊盧駱惟以妃青儷白為事陳射洪感遇三十首朱子稱其詞旨幽邃音節豪宕詩體于以復古餘則沈雲卿宋延清開唐律之先蘇舍人李巨川擅應制之長澹雅若玉右丞閒逸若孟山人悲壯若高常侍奇偉若岑補闕各臻其勝及李杜出而超前軼後遂為萬世詩學之祖中唐時清遠則劉文房溫麗則劉夢得而韋蘇州柳柳州風格尤高若大秣子外元微之白香山之顯明張文昌王仲初之典雅皮襲美陸天隨之清新李義山溫飛卿之綿緝亦各自成家韓昌黎以沈博絕麗之才發為歌行實中葉之大宗也晚唐有許用晦曹堯賓韓致堯羅昭諫諸人專為近體古意寢衰惟司空表聖得味在酸鹹之外東坡亟賞之宋初丁晉公之賞花釣魚夏英公之上元觀燈應制之作粲然稱盛楊契元魏仲先林君復以其高懷寫其逸韻超然出塵埃之外然羣相和從者獨楊文公錢思公之西昆體王元之以蓋世之才俯就繩尺所著小畜集大都祖樂天聖俞則思致清微更有王禹玉之蘇子美則筆力豪俊梅應物石曼卿之微牧之王介甫之原二謝彬彬盛矣而論者必以歐陽為宗翁山豫章皆法少陵而王局稍出

其範圍浩翁幾變其繩墨他如張文潛晁无咎秦少游皆學于蘇李方叔晁冲之孔平仲武仲又相為羽翼山谷為江右之宗陳后山師事之至其甥徐師川實自成一家非得力于涓陽者也南渡後石湖雅淡放翁整瞻遂初誠齋雖似稍薄而有根柢故尤楊與范陸並稱非蕭東夫姜石帚劉后村詩人所得則其間也然中和渾雅格律與韋柳相等者尤必推朱子至于九僧四靈直偽體耳在金之時以元裕之劉無黨為最而裕之遺山集更勝于無黨之山林長語蓋其七古排宕有大家風範黨懷英王庭筠楊雲翼趙秉文之徒豈能望其項背元代虞伯生揭曼碩范德機楊仲宏聲名並著黃晉卿柳道傳又與虞揭共馳若蔭都刺趙孟頫以及楊鐵崖顧阿英亦風雅之選也非明之初劉誠意步趨前哲深醇典厚不以富豔為工固非解大紳林子羽袁景文輩所及而高季迪楊孟載張來儀徐幼文稱四傑焉繼則朝之士大夫體尚臺閣李西涯楊東里以從容雅淡之筆矯之及李空同何大復徐迪功起而詩道大盛李如金翅摩天神龍戲海何如朝霞點水芙蓉試風徐如白雲自流山泉冷然皆從漢魏或唐而出故能力挽頽靡鑑鉤振響雖邊華泉唐對山土溪陂王浚川同稱七

子亦有不逮也王元美李于鱗復祖述李何王弇州如射雕健兒時時命中李滄溟如聞苑蒸霞裁眉積雪而謝茂秦之整雅與之竝駕若梁公實宗子相徐子與吳明卿其後七子中之次者乎外則楊升菴以銅山金埭稱高子業以流水鼓琴稱王欽佩以春花靚麗稱皇甫子安以玉盤露屑稱猶堪屈指至其季而三袁鍾譚務為輕批詩體日薄惟高景逸之五言頗得陶公遺意陳人中之格律聿遵盛唐遺範而已由此觀之何代無韻論英瑤則亦何代無霧縠沙磔乃欲以明詩比于漢魏晉初盛唐而謂其遠出齊梁宋元之上臥子之言豈通哉

明詩選推重李何王季以權有明一代之詩必歸于漢魏六朝初盛唐中晚會不屑焉可云卓矣顧于韻書未曾夢見粗陋可笑如五言近體唐龍鞮昌用聞雲文未忽綴以勤七言近體吳國倫過鄴弔謝茂秦起用君聞

三四用雲末用墳其第三韻忽入勤此宋理宗末安人
 平水劉淵并唐人二百六部為一百七部者不知唐人
 如杜甫輩凡殷韻皆叶入真臻諄從無押入文者乃亂
 并二十文二十一殷以為十二文可乎連用同紐字二
 韻古詩斷斷不可何況近體如吳國倫濟瀆連用宮功
 劉鳳七夕立秋連用過歌張佳允宿黃牛峽連用明鳴
 何景明郊觀連用瑚壺王世貞送方居道之應天連用
 猷游過昌平擬上經略許中丞連用篇偏徐中行同張
 省甫送乃兄山人還蜀連用柯歌姚希孟己巳仲春聖
 駕視學連用鏞容李夢陽赴郊觀宿連用郊交出塞連

用遙姚何景明秋興連用廷亭登樓觀閣時王令明叔
 邀張用昭毅德光王敬夫康德涵四子同遊連用蕪無
 王世貞送子與祀康陵連用湖糊同省中諸君過徐文
 連用州舟送周中丞允文遷撫江西連用畱流徐中行
 紫雲館為史元康題連用湖壺屠隆傅侍御自海上戍
 所召還臺中連用中忠律止四韻而重疊用同紐字凡
 空同大復元美皆然又何尤乎小家明詩選所錄止數
 百家詩不及千首其嚴如此剽詩緝頌挖雅揚風議論
 之高如此而不堪細覈臥子自作登岱亦連用源元則
 固不知其為病也

鶴壽案今人謂唐韻二百六部宋劉淵并為一百七部元陰時夫并上聲

拯等韻入迴韻為一百六部其實非也宋仁宗景祐四年詔國子監以翰林學士丁度所修禮部韻略頒行其韻窄者十三處從賈昌朝請許命附近通用于是殷與文同用隱與叻同用煥與問同用迄與物同用廢與隊代同用嚴與鹽添同用凡與咸銜同用儼與剌忝同用范與賺檻同用驪與豔橋同用梵與陷鑑同用業與葉帖同用乏與洽狎同用然則合殷于文者乃賈昌朝也昌朝雖請十三處同用而部分仍如唐韻之舊至金哀宗正大時王文郁又合上聲拯等于迴去聲證澄于徑又依同用之例并為一百六部至宋理宗淳祐時劉淵不過刊之耳然則合證澄于徑者非劉平水也合拯等于迴者非陰勁弦也

首句借一韻此真宋人陋態乃明詩選莫如忠任友人補官入楚用驅符無都首句借虛王世貞祈雪齋居次峻伯宣長韻用氛雲分君首句借門如此甚多其為墮落惡道莫此為甚寅長入題良又嗚噓若黃希憲上已

書懷用時低期思四韻方逢時鄭中丞出塞還邀宴閱武堂用韓閒關瀾顏五韻吾不知之矣陳繼儒棲霞寺梯崖躡虎踪蹤作踪可駭總之臥子只有才而無學無識所以如是

虎邱築城

元末邾經有虎邱詩云虎邱山前新築城周南老有至正丁酉冬督役城虎邱詩丁酉元順帝至正十七年也蓋張士誠于八月降元故以是冬築城虎邱欲為自固之地

袁凱入遜國諸臣

袁凱入遜國諸臣

袁凱明史但言帝惡之凱懼告歸以壽終與建文事全無干涉而朱竹垞明詩綜錄其詩入遜國忠節之臣與方正學之友合為一卷且云河西傭補鍋匠之亞殊不可解豈竹垞別有據乎凱題蘇李泣別圖云上林木落雁南飛萬里蕭條使節歸猶有交情兩行淚西風吹上漢臣衣王元美評云頗見風雅李時遠評云銘詞鑄意妙絕無比陳臥子評云不減李益愚謂漢臣二字明明皮裏陽秋所以深刺李陵也殺風景極矣鶴壽案袁凱字景文明太祖洪武中徵拜御史以病免歸詩意蓋謂朋友尚有交情君臣反無義氣此固諷刺之體也何殺風景之有

歸

歸字說文山部無新附亦無廣韻上聲五旨云歸歸然高峻兒又小山而眾曰歸邱軌切此字斷無平聲明初嘉善周鼎伯器林和靖先生墓詩云一邱千古獨歸然只少梅花傍墓田誤矣鶴壽案今人下筆俗字聯翩陳繼儒詩用踪字此字書所無無怪先生駭然若歸字廣韻平聲六脂內亦收之注云小山而眾邱追切小山而眾曰歸本爾雅釋山文釋文云邱鬼切先生謂此字斷無平聲是忘卻爾雅并志卻廣韻前半部也

徐溥

徐溥字時用宜興人景泰甲戌賜進士第二累官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徐公鉅人長德固屬端謹老成其全集庸陋不堪寓目明人習氣成進

士者必有集錄存其人可矣竹垞再加詩話稱其綽有風致是何言哉

李空同

明初詩青田青邱海叟三家而止永宣以下詩教頓衰沿至化治風雅不振李何勃興始進于古專以詩論固屬一代眉目即兼以文論若果能從通經學古讀書識字入手則謂漢後無文唐後無詩以復古自命持論稍徧未為不可惜乎其未能也鶴壽案明詩自永樂以下起者和之相習成風詩體壞矣李西涯起而振之終未能力挽流俗及李何出而風格乃大變李空同名夢陽字獻吉慶陽人明孝宗宏治癸丑進士官戶部員外彈壽安侯繫獄旋釋之進郎中代尚韓文草奏劾劉瑾坐

奸黨致仕起江西提學副使宸濠見誅獄詞連及尚書林俊力持之得免卒後弟子私諡文毅天啟中追諡景文其詩大半學杜泰山五律云日抱扶桑躍天橫石來贈黃子七律云十年放逐同梁苑中夜悲歌泣孝宗逼真似子美而尤長于七古土兵行云豫章城樓饑啄烏黃狐跳跟追赤狐北風吹來江怒湧土兵攫人人叫呼胡馬來云冬十二月胡馬來白草颯颯黃雲開沿邊十城九城閉駕蘭之山安在哉送李帥之雲中云黃風北來雲氣惡雲洲健兒夜吹角將軍按劍坐待曙紇于山搖月半落其于子美非形似直神似矣何大復名景明字仲默信陽人宏治壬戌進士官至陝西提學副使其詩學杜而稍變之觀其明月篇序曰僕始讀杜子七言詩愛其陳事切實布詞沈著心竊效之以為長篇聖于子美矣既而讀漢魏以來歌詩及唐初四子者之所為而反覆之則知漢魏固承三百篇之後流風猶可徵焉而四子者雖工富麗去古遠甚至其音節往往可歌乃知子美詞固沈著而調失流轉雖成一家語實則古詩之變體也

何大復詩誤

何大復送人武昌推官云少年佐郡楚城居十郡風流
 盡不如此去且隨彭蠡雁何須不食武昌魚仙人樓閣
 春雲裏估客帆檣晚照餘大別山前漢江水畫簾終日
 對清虛風格神韻不減王維李頎其學則俗學也大別
 鄭康成注禹貢以為在廬江安豐縣故城在今安徽六
 安州霍山縣西至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改以魯山當之
 則在今湖北漢陽府漢陽縣漢水入江之口西岸一小
 山而言去安豐千餘里矣自後流俗沿譌皆從之吳國
 倫舟泊漢口司馬陳公載酒渡江夜飲詩大別山頭月
 未午江光千里明于組亦然七子詩各名家而于經史

盡屬茫如甚矣華實竝茂之難也得獻吉江西書篇法
 之妙不見句法最為超絕

顧華玉

顧華玉庚辰元日云諸侯玉帛會長安天子旌旗下楚
 關共想正元趨紫殿翻勞邊將從金鞍滄江飲馬波先
 靜黃竹回鑾雪未乾北極巍巍天咫尺五雲長護鳳樓
 寒風容色澤俱妙命意又深遠惜第二句落韻鶴壽案
顧華玉
名璘應天人明孝宗宏治丙辰進士歷官至南京刑部
 尚書庚辰武宗正德十五年也十四年六月宸濠反八
 月帝自將擊宸濠故云天子旌旗下楚關今選本改作
 天子南巡歷壯觀矣十二月帝如南京十五年正月帝
 在南京改卜郊故云黃竹回鑾雪
 未乾是年十二月誅宸濠還京師

姚涑

尚書疏證述徐健菴開書局于洞庭閣百詩偶談及文
衡山爲姚涑所窘吾衙門非畫苑乃容畫匠處此姚涑
只會中狀元更無餘物今世豈更有道著者姜西溟云
姚涑明山存橐中有贈衡山先生南歸序曲盡嚮往之
志安有相輕語亟呼僕取我篋衍此序來至則百詩讀
其首幅云唐承隋敝設科第籠天下士士失自重之節
者八百年猶幸而獨行之士出其間如唐之元魯山司
空表聖陸魯望宋之孫明復云云指曰新唐書卓行傳
元德秀少舉進士擢第司空圖咸通末擢進士豈不從
科第者明狀元乃不讀新唐書胡朏明云惟不讀新唐
書方中狀元若讀了新唐書狀元中不得矣關堂大笑
竹垞與諸公遊微聞其說而不得其全時疏證未刻無
由得見故明詩綜仍全存此序而辨之嘵嘵幾及千言
但刪去司空表聖而元魯山則懶于攷核故仍存愚謂
訶衡山語見何元朗小說自是誣妄但明進士亂刻文
集唐宋不由進士起家之人何限偏舉進士以爲非進
士此等集刻之何爲卽何元朗亦無知謂姚涑狀元外
無餘物衡山常在天地其實衡山亦未足稱述竹垞惟
務廣攬茫無端緒後生所當深戒也

李滄溟

陳臥子選明詩三百年中尤許李滄溟其鄭重推挹視李何殆有過之若無閒然者知言哉滄溟各體取徑最窄亦最高也至朱竹垞于詩解悟不深李何推奉甚至甄錄亦多至滄溟僅錄十八首詩話云時章邱李伯華插架萬卷書海豐楊君謙精五言體是宜降心相從大言云微吾竟長夜豈非妄人愚謂竹垞此言謬矣詩之一道豈關學問事如中麓藏書想徒誇富有未必能精况好詩豈在書多而責以降心至于君謙于滄溟不中作僕耳臥子曰陳省公徵君語予曰少時見元美先生

云往者燕邸之會于鱗詩必晚出見他人有工者即廢已作不復示人前輩自矜其名乃爾今人顏唐放筆便

布通都何其不自好也此論得滄溟深處鶴壽案先生

選詩無學無識又識李空同作詩未能從通經學古讀書識字入手又識何大復為俗學于此忽云詩之一道

豈關學問事何自相背謬若此李滄溟名攀龍字子鱗歷城人明世宗嘉靖甲辰進士官至河南按察使評者

謂其七言絕句高華矜貴脫去凡庸如塞上曲云城頭一片西山月多少征人馬上看明妃曲云曲罷不知青

海月徘徊猶作漢宮看果然超妙其實七言律詩尤為秀麗如懷泰山云河流曉挂天門樹海色秋高日觀峯

送皇甫別駕往開州云人家夜雨黎陽樹客渡秋風

子河懷子相云臥病山中生桂樹懷人江上落梅花此種佳句在後七

子中未可多得

五言古詩浮雲從何來安知非故鄉及來者自為今去

者自為昔一經臥子摘出超然神到功不在作者下至
 論七言絕臥子曰于鱗絕句詞甚練而若出自然意必
 渾而每多可思照應頓挫俱有法度未易至也舒章曰
 于二十八字中寫數十言所難盡者于鱗于此處每絕
 塵而上轅文曰七言絕刻意江寧而自出變化無論元
 美即何李亦為卻步又曰何李絕句多隨筆而出于鱗
 每篇必作意所以獨上此九獨具隻眼

若擬枯魚過河泣云大魚啗小魚小魚啗鰕鰕鰕鰕
 沮如啗多沮如泗請君肆中居奇妙絕倫音節與原詞
 不類卻不妨臥子選之可云具眼矣但鰕字說文魚部

無新附亦無廣韻上平九魚亦無何李李王一輩不讀
 書不識字雖有好詩無救于妄

王元美

明詩綜采王元美歸太僕畫像贊余豈異趨久而自傷
 等語欲以齷齪李于鱗予謂元美推重太僕未為不是
 而于鱗詩之佳自若若一筆抹倒則未嘗細看也即于

鱗之詩太僕之文亦各成其是未可因此廢彼

與李滄溟皆祖述李何者也元美名世貞號弇州嘉靖
 丁未進士官山東副使以父難解官後補大名兵備歷
 仕至刑部尚書天分既高學殖亦富所作樂府天門開
 戰城南等篇人皆豔稱之然如海色鐘山兩秋聲笠澤
 濤五律何嘗不佳西盤鉢子河如帶東挂扶桑海一杯
 高城過雨涼生席殘夜花明月滿樓七律又何嘗不佳

元美樂府較于鱗取材取境寬矣其不及于鱗正在此
 袁江流鈴山岡當廬江小吏行用韻雜亂全然不知古
 音乃以支微叶入魚虞以上聲紙與去聲真爲一又通
 入他韻至入聲之濫通更不待言
 前後七子明史文苑皆聚于一處予皆得其全集合而
 觀之自成體格

楊用修夫人

楊用修夫人寄夫云雁飛曾不到衡湘錦字何由寄永
 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詔風烟君斷腸曰歸曰歸愁歲
 暮其兩其兩怨朝陽相聞空有刀環約何日金雞下夜
 郎明詩選誤作王氏明詩綜作黃氏黃簡肅珂之女是
 也明詩選起句作衡陽下怨朝陽作暘不如依高寓公
 之言以首句改爲湘第六句仍作陽爲妥

高僧多漏

明詩綜專務廣博搜采無遺獨釋子中有圓悟字宗密
 號密雲宜興人住雪竇詩甚富祿宏號蓮池仁和人住
 雲棲有雲棲法彙中有詩歌偈頌一卷二人名甚重而
 皆未載

洪武正韻

洪武正韻改自古相傳之韻別爲部分然前明一朝無

一人遵用之而吳梅村古詩獨遵之梅村詩頗有才調獨此為眾論所不許

皆未餘不

王阮亭帶經堂集寄韓武康詩問俗知餘不又寄徐方虎詩餘不溪光何激灩不字从反聲讀方虎名倬德清

人鶴壽案不者未定之辭陶淵明詩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从平聲讀詩家有平聲字而从反聲讀者甚多然皆有所本韓昌黎詩舊遊喜乖張新輩足嘲評本周禮平市價也杜子美詩浦帆晨初發郊扉冷未開本左傳注拔旆使不帆風也白香山詩仁風扇道路陰雨膏閭閻本毛詩陰雨膏之也若李義山詩嘉瓜引蔓長碧玉冰寒漿冰字从反聲讀若柄白香山詩綠浪東西南北路紅欄三百九十橋十字从平聲讀若謔當亦必有所本今不字本係入聲則餘不从反聲讀亦可

王朱連用同紐

唐人用韻甚嚴無同紐連用王阮亭朱竹垞詩格甚美蔚為一代宗工然阮亭精華錄白紵詞之朱珠書堂之翰寒洗象之霄宵趙澄羣峯飛雪圖之高皋袁子仁巴船出峽圖之舟州黃子久王叔明合作山水圖之託籜僅第一卷同紐者連章累牘然猶古詩也今體詩第一卷南唐宮詞之殊廚登金山之過戈秦郵曲之乾干送禮吉歸濟南之香鄉其同紐者已不勝摘然猶曰阮亭本精于詩用韻出韻者尚多原不必以此繩之姑付之一笑而可若竹垞自居攷據家乃曝書亭集閑情之淮

懷送屠癘入閩之車居送曹方伯還里之何河阻風珠
 江口之遙搖別陸世楷之音陰庾嶺之下夏寄顧有孝
 之途屠寇王之林琳于忠肅祠之冥溟庭亭送曾王孫
 之漢中之軍君永嘉除日述懷之隅虞苦寒之居裾半
 翅之高膏風懷之纓相和程邃龍尾硯之家嘉仙霞嶺
 之明鳴題張子正林亭秋曉之徽揮游攝山之書舒魯
 太守超席上之文聞送孫卓使安南之郊交送王揆視
 浙江學政之臨林曹溶輓詩之鞘筭消菱蛟題王文旦
 過嶺詩之龔龔送毛檢討還越之焚瀆寶晉齋硯山之
 環寰毛封公壽之舒書荅徐永寧之絡駱坐竹簟入九

曲之涯崖御茶園之逃掬皋高江瑤柱之聽聽偕諸君
 過靈隱之飛扉玉蘭之停庭潮生關送魏坤之齡伶同
 紐連用其多若此蓋自宋元明以來七八百年無人論
 此茫茫然同一醉夢中然唐人所以不倡此論者不必
 論也明明有一圈為別而猶嘵嘵言之豈不詞費要以
 李杜及義山為據可矣鶴壽案此特將連紐用韻以索
 王朱之短所云紐之又下石焉

第四橋

朱竹垞好用第四橋鴛鴦湖權歌云射襄城北南風起
 直到吳江第四橋楊謙注但引姜夔吳松江點絳唇詞

云第四橋邊擬共天隨住不言他有所出竹垞題畫云
 第四橋頭楓葉丹詩翁露頂不知寒鱸魚云背蓬圓笠
 平生慣準擬抽帆第四橋吳江秋泛更漏子詞云江八
 測柳千條赤闌第四橋題徐電發楓江漁父圖摸魚子
 云歸夢準挂十幅蒲帆第四橋能認葉兒樂府折桂令
 云第二泉邊第三船裏第四橋頭竹垞用之頻數如此
 必有所據但徧攷地志吳江縣無此橋名惟楊誠齋荆
 溪集舟泊吳江詩獨立吳江第四橋橋南橋北渺銀濤
 范成大吳郡志土物門松江水在張又新水品第六世
 傳第四橋下水是今名甘泉橋按其文義似當在八測

此村在今縣城南十里徐崧百城煙水及王阮亭精華
 錄皆作八冊詢之土人亦不知有此橋也予家人生日

詩比肩先拜初三月攜手閑尋第四橋予主震澤書院

講席十五年家人或從故云鶴壽案第四橋徐師曾新

塘第四橋下去縣治南五里唐陸羽茶經品為第四橋
 因得名宋張達明詩云橋下四橋水人聞六品泉松陵
 無魯望山茗為誰煎以張又新品甘泉為第六故也元
 倪瓚詩云松陵第四橋前水風急猶須貯一瓢熟火烹
 茶歌白紵怒濤翻雪少停撓觀此知元時其地半為太
 湖今則盡成膏壤矣王逢亦有詩先生既在吳江十五
 年竟未一見縣志邪八斤去
 縣城二十四里而云十里謬

駁蹟

曝書亭集齋中讀書十二首之九漢士守一經其義或

駁躡真儒起北海卓哉鄭司農案說文舛字部首重文
 躡字注揚雄說舛从足舂昌亮切左思魏都賦謀躡駁
 于王義注引司馬彪莊子注曰躡讀曰舛舛乖也戴侗
 六書故舛兩相戾揚雄作躡是也竹垞竟認作足舂從
 舂而叶入東冬鍾攷廣韻三鍾躡字注躡也集韻亦收
 此字說文足部無惟玉篇始有之亦訓躡據集韻出于
 廣雅從無訓舛者以躡為躡明係譌誤

戊丁對誤

朱竹垞葉兒樂府金山云城頭殘角戍樓開天際征鴻
 丁字排以戍與丁作日名干支巧對也但戍从戊从一

戍从人从戈竹垞誤

鶴壽案戊合一為戍人荷戈為戍
 誰不知之安見戍樓必為戍樓而

與丁字
 作對也

駮驢

甲戌進士一甲三人予忝第二第一莊學士培因第三
 倪太僕承寬也學士卒于己卯秋越明年庚辰秋予與
 太僕扈

蹕木蘭贈之詩有云得第真成同隊魚人琴回首泣漣
 如麻傾孰為扶蓬艾歷鈍還欣倚駮驢爾雅釋地云西
 方有比肩獸焉與印印距虛比為印印距虛齧甘州即
 有難印印距虛負而走其名謂之歷距本無此字說文

虫部作蚤蚤巨虛爾雅傳寫誤漢書司馬相如傳又誤作距虛乃韓昌黎醉畱東野詩云願得終始如駝蚤割湊赴韻已屬未妥忽又加馬作駝其後宋黃公紹韻會舉要元陰時夫韻府羣玉皆作駝驢矣馬部無此字也此字原出爾雅而各家注韓皆引孔叢子孔叢子漢志所無乃南北朝人偽託予始悟南北朝字體大亂改為駝驢韓公誤據之而注家相承引之飲流忘原習非成是千餘年矣類篇又作駝驢更謬

初三月

古以甲子紀日亦或以數稱一日二日後人因其語單不成文加初字漢無名氏古詩為焦仲卿妻作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白樂天詩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則漢唐人已有之予家人生日詩用初三月已見前

百八鐘十三樓

予西湖夜泛詩百八鐘聲煙外斷十三樓影月中斜宋僧寺撞鐘以百八聲為節蘇子美滄浪亭詩聽盡南禪百八鐘是已近代曹庭棟宋百家詩存內楊傑無為集五言絕句有西河十三樓之句吳之振宋百家詩鈔內陳淵默堂集鄧端友臨要閣詩昔年會到十三樓一日

西湖十頃秋寒碧軒中最宜暑只緣修竹近清流自注

寒碧軒乃十三樓之一

鶴壽案撞鐘以百八聲為節者釋氏所持念珠一百有八粒念

佛一百有八聲而數珠已一徧矣故撞鐘亦以一百有八聲為節也西湖名勝之所有聳翠樓望湖樓而十三

閒樓在湖之北岸蘇東坡南柯子詞山與歌眉斂波

同醉眼流遊人都上十三樓不羨竹西鼓吹古陽州

送春詩繡陌罷催珠絡鼓瓊筵慵勸玉交杯案古樂府

楊叛兒歌七寶珠絡鼓教郎拍復拍黃牛細犢兒楊柳

映松柏李義山可歎詩冰簟且眠金縷枕瓊筵不碎玉

交杯朱鶴齡程夢星姚培謙馮浩四家皆不注

自壽詩自賀詩

六十自壽詩故山翠色真堪愛一臥文園十九年自癸

未數至辛丑也奉母諱歸服闋以疾不能出秃尾驢曾

逐軟塵諸生祭酒布衣身上用北史揚敬傳選人魯漫

漢語下用漢書班超傳相人者語半村半郭繞谿灣仕

隱相兼賸得閑人在不夷不惠裏學居亦史亦元閒首

用晉書安平獻王司馬孚傳三用東漢李固遺黃瓊書

四用文選孔稚珪北山移文語己酉六十八兩目皆失

明惟右目僅辨三光辛亥三月有醫鍼治始復見物自

賀先叙盲目之苦云獨眼杜欽聊爾爾良方張湛漫云

云欽字子夏偏盲見漢書本傳湛字處度語見晉書本

傳霧霾三里俄都掃心目雙清兩不盲昌黎代張籍與
李浙東書籍盲于目不盲于心其後又有贈籍詩喜君
眸子重清朗則籍竟復明矣畫來撚箭非吾事愛看青
山面面殊撚箭見五代史李克用傳是年五月七十初
度自壽云餘生誓墓情逾迫萬卷細書計始成誓墓見
晉書王羲之傳細書見史記自序頭方膽薄易沈淪握
槩懷鉛頗效勤書守一詩家法在史參衆本校讎頻乍
驚輟翰霜侵鬢尚冀藏楹火續薪二十九年閑歲月天
非無意付閑人李元賓遺文杭州房使君書觀白衣之
王臣也膽薄不敢以干大人頭方不足以扇知己首句
用此藏楹用晏平仲事二十九年癸未至辛亥也休咄
一目強名罷能視差同那律陀賀我爭稱開瞽樂看人
翻笑兩眸多淮南子羅以多目故一目得禽今爲一日
羅則安得士楞嚴經要解阿難汝豈不知今此會中阿
那律陀無目而見跋難陀龍無耳而聽溫陵比丘戒環
曰那律尊者因精進失明而能見宋人小說有士人昵
一妓妓眇一目其友訝之士人曰美目得一足矣何必
二予觀天下女子皆多一目四暗用此

坡峇劉沔書云詞句儂淺正齊梁閒小兒所擬作決非
 西漢文浦二田史通通釋云決陵此書為假作具眼在
 坡老之前又言海虞王侍御峻為予言子瞻疑此書出
 齊梁人手恐亦強坐江文通上建平王書已用少卿槌
 心之語豈以時流語作典故哉當是漢季晉
 初人擬為之今案先生此條全錄二田說

王通文中子推奉曹植

王通作文中子欲擬論語推奉曹植以當泰伯文王之
 讓國抑思泰伯之至德以不從翦商之志文王之至德
 以其能服事殷也植雖未奪嫡觀其求自試表直欲以
 滅蜀自效俘馘諸葛武侯然則植亦漢賊耳通之說陋
 矣哉袁熙之妻甄氏不既奪之而植為作感甄賦此其
 無行又何足道鶴壽案從來無耻小人未有如
 王通者先生胡為而道之哉

論中三易三多

沈休文為文有三易易識字易見事易讀誦見顏氏家
 訓歐陽永叔為文有三多看多作多商量多見後山詩
 話

詩筆

陸游老學菴筆記南朝詞人謂文為筆引沈約傳庾肩
 吾傳任昉傳杜牧之詩予曩著語與之暗合惟遺老杜
 寄賈至嚴武詩一條若梁書劉潛傳南齊書晉安王子
 懋傳高逸顧歡傳北史蕭圓肅傳梁元帝金樓子立言
 篇劉禹錫中山外集祭刑部韓侍郎文趙璘因話錄共

七條陸皆遺漏未舉

文選補遺

文選補遺四十卷元陳仁子撰仁子字同備茶陵人廬

陵趙文儀可序稱同備少閱文選即恨其紕繆以為存

封禪書何如存天人三策存劇秦美新何如存更生封

事存魏公九錫文何如存蕃固諸賢論列出師表不當

刪去後表九歌不當止存少司命山鬼九章不當止存

涉江漢詔令載武帝不載高文史論贊取班范不取司

馬遷淵明詩家冠冕十不存一二此種的是宋元人議

論中有一段道理但所謂後出師表者乃宋元人為之

題目據亮本傳但有一表後表乃在裴松之注松之云

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然則昭明不收固當抑其

所取之未合則不但如同補所云而已如任彥升宣德

皇后令殷仲文自解表繁休伯與魏文帝牋阮嗣宗為

鄭冲勸晉王牋阮元瑜為曹公作與孫權書此等文似

皆可以不存而蕭氏俱收入文選陸機陸雲吳之世臣

不宜仕晉潘岳品尤卑世稱潘江陸海然二子但有麗

詞苦無風骨而文選取之亦頗多蓋彼所謂略其蕪穢

集其清英者原但論其文詞之美而不論其事亦不論

其人也文選之體固如此

鶴壽案唐孟利貞有續文選十一卷卜長福有續文選二

十卷下隱之有擬文選三十卷其體例當與昭明太子同但取其文不問其人也宋末陳仁子本講學家故以真德秀文章正宗之法評論文選則封禪書劇秦美新等篇在所必刪矣至後出師表題目雖由後人文章固出孔明所宜亟錄也

文章變例

獨孤及至之毗陵集有正議大夫右散騎常侍贈禮部尚書李公墓志銘至之作志尚書右丞長樂賈至幼鄰作銘蘇許公瓌墓碑盧藏用作序張說作銘華嶽廟述聖頌達奚珣作序呂向作頌皆一文而兩人共為之葉適水心集陳同甫王道甫墓志銘兩人共一銘真希元跋永嘉葉公著作正字二劉公志銘二劉亦同一銘者

此文章之變例王止仲所未及舉也

墓志書會祖

墓志例書人先世自會祖以下昌黎作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志及其遠祖以其人其事足書也

外王父

英華卷第八百二十六李貺稱昌黎文公外王父又曰

外祖鶴壽案邯鄲淳作曹娥碑蔡邕題其後曰黃絹幼婦外孫蓬白楊修曰外孫女子古有外孫之稱則亦早有外祖之稱矣

誤文不繫職司

李義山韓碑詩云帝曰汝度功第一汝從事愈宜為辭

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畫臣能為古者世稱大手筆
 此事不繫于職司攷淮西平時段文昌方為翰林學士
 立碑誤文是其職業舊唐書云裴度奏右庶子韓愈兼
 御史中丞充彰義軍行軍司馬百官志云行軍司馬掌
 弼戎政居則習蒐狩有役則申戰守之法器械糧糈軍
 籍賜予皆專焉則知誤文非其職也後因人訐碑詞不
 實詔磨去命文昌重撰勒石義山不欲顯黜文昌故以
 其語託之昌黎之口鶴壽案舊唐書段文昌傳文昌字
 墨卿西河人元和十一年充翰林
學士韓愈傳元和十二年宰臣裴度為淮西宣慰處置
 使兼彰義軍節度使請愈為行軍司馬淮蔡平隨度還
 朝以功授刑部侍郎詔愈撰平淮西碑其辭多敘度事
 其時文昌官翰林學士則撰碑固其職司也時先入蔡

州擒吳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南
 詎碑辭不實詔令磨愈文命文昌重撰文勒石廣川書
 跋云碑言夜半破蔡取元濟以獻豈嘗泯沒愬功愈以
 度決勝廟算請身任之帝黜羣議決用不疑所取遠矣

曾鞏與弟布不同居

弟鳴韶云王臨川文集內有一篇與友人辨曾子固在
 京師與其弟分宅而居未嘗同處或疑其疏薄骨肉臨
 川因論子固別有意子固弟布陰邪反覆在姦臣傳就
 此文觀之則知布不能累子固子案子固有四弟不同
 居者不知何人攷宋史曾鞏傳曾布傳竝無兄弟不同
 道話頭安石之言要不足信布乃安石死黨耳鶴壽案
 臨川集

答段縫書鞏在京師避兄而舍竝非與其弟分宅而居
 也南豐類彙止兄墓誌銘云君諱奕字叔茂蓋即其人

鶴溪既誤避兄為避弟又屬之弟布先生遂從而筆之于書失攷之甚

藝學

金華正學編揚州趙鶴輯呂祖謙何基王伯金履祥許謙五先生集中有關理學者五先生皆婺產也查編修慎行詩二百餘年藝學建文以後失傳

元黃潛之文

元之為詩歌文章者惟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黃潛柳貫六人稱詩則虞楊范揭故汲古閣刻有元四家詩而虞集謂楊如百戰健兒范如唐臨晉帖揭如美女簪花集自許漢老吏此為詩言之也若文則元史潛傳云柳

貫與潛及臨川虞集豫章揭傒斯齊名人號為儒林四傑其他皆不得與焉乃蘇天爵元文類刻于順帝元統二年時黃潛年五十八歲蓋位未顯名亦未為甚重故蘇氏因以略之潛以延祐二年登進士第困于州縣者二十餘年元文類成之時潛蓋初入為應奉翰林文字天爵之入仕雖稍在後而其入翰林則在泰定元年反出潛之前甚久故文類于潛僅一見其名蓋于各家為最少也其後潛卒于至正十七年年八十一黃柳與宋濂王禕同鄉里而宋王皆出黃柳之門故黃柳之名成于宋王之口但潛傳中謂潛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約

之于至精此二言者古今何人足當之而遂欲以奉潛
 乎非必汙私宋王學識本淺所見不過如此鶴壽案黃
 義烏人居官風烈其文詞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不得以
 元文類僅一見其名而少之先生說集一種說詩者尚
 有五卷說文者止有五頁則太從略矣古今文字何可
 勝數無論周秦漢興以來賈長沙通左氏春秋董寬夫
 以公羊顯匡穉圭傳齊詩劉子政明魯詩穀梁故其文
 皆爾雅深醇動中經法而司馬子長為史家弁冕繼之
 者有班孟堅崔亭伯蔡伯喈而下體漸卑靡遂為六季
 萌芽然在東京王仲任之論衡王節信之潛夫論仲公
 理之昌言皆以詮敘物情箴砭當世號為三賢范蔚宗
 傳之于前韓昌黎贊之于後若荀悅之申鑒桓君山
 之新論徐偉長之中論乃瑕瑜不相掩矣當塗代興三
 曹競響而陳思王為最輔以王仲宣劉公幹之徒斐然
 著作典午繼之兩潘則安仁正叔二陸則士衡士龍三
 張則孟陽景陽並籍甚一時擊仲治文章流別當
 必有備論之者元嘉而降迄于義安謝康樂謝元暉顏
 延年任彥昇以及北有温子昇邢子才南有庾子山徐

孝穆成稱作者李延壽南北史載入文苑傳者無慮數
 十家而范彥龍沈休文諸人又各有專傳今其文見于
 文選文苑英華西晉東晉文苑及諸史中劉彥和文心
 雕龍所述未足以盡之特其競巧爭奇大都寫風雲之
 狀繪月露之形而無關於經術論者所以前推諸葛孔
 明二表後推王逸少陶靖節兩人也李唐之初尚沿江
 左餘習綺章繪句則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為之伯
 開元時稍厭雕琢而歸渾雅則燕國公張說許國公蘇
 頲擅其宗然舊習未盡除也即柳冕李翰獨孤及梁肅
 輩自居作手而其文究不逮古貞元元和間英才輩出
 韓退之率先倡之阻道味遊聖涯約六經之旨以成文
 柳子厚皇甫持正李習之張文昌諸人翕然和從猶汗
 流走僵馬他若富嘉謨之文固蜚聲李嶠之臺閣名體
 元次山中興之筆陸宣公奏議之章以至元微之白樂
 天常衮李德裕權德輿之制冊孫樵杜牧劉蛻劉禹錫
 之私著非不孤標獨出自名一家然比昌黎之閣中肆
 外因文見道瞠乎其後矣宋文華瞻首推楊大年而納
 被見譏穆伯長柳仲塗實始為古文尹師魯蘇子美繼
 之皆開歐陽之先永叔更以碩德鴻才鼓行士林變軌
 苗之習復清渾之風五代史可以追班馬內制集可以
 戎行扁

希謨詰于時雄健若蘇明允醇雅若曾子固峻潔若王
 介甫宏肆紆徐若蘇子瞻子由結體各殊亦皆原本經
 籍又况周張二程以道為文劉子澄嘗歎濂溪太極橫
 渠西銘伊川易傳春秋傳兩序曰此有宋以來四大文
 字朱子本孔孟之學發心得之言散體駢體無一不善
 周益公平園集具有法度九楊范陸蕭雖以詩名然尤
 延之遂初小橐內外制實多見道之言楊廷秀不肯為
 韓侂胄作記人品尤高蕭惟斗勤齋文集侯均所稱宋
 有天下百餘年唯蕭惟斗為識字人范石湖陸劍南亦
 各有集他如陳止齋陳同父真西山魏鶴山葉石林之
 文不皆深于經術者哉元自至大以還虞伯生吳幼清
 皆工于文者揭曼碩整嚴博瞻凡朝廷大典冊及元勳
 貴戚隨道碑銘必出于其手不獨黃晉卿之日損齋橐
 稱為澄湖不波一碧萬頃也柳道傳受性理之學于蘭
 谿其文沈鬱春容宏肆演迤而元復初歐陽原功吳淵
 穎揚仲宏范德棧輩咸爭能競爽質有其文若論言能
 載道則有許衡吳徵金履祥許謙諸人之作為體也若
 場廉夫以文豪東南而王彝斥為文妖蓋偽體也若劉
 伯温以學術侍帷幄宋景濂以宏達代絲綸方希直以
 忠烈著文章實為開國元音繼則楊東里李西涯皆從

容大雅擅聲華閣而解大紳程克勤邱仲濟吳原博王
 濟之亦其亞也迨李涇洞崛起北地倡言復古何仲默
 徐昌穀羽翼之學者翕然相從然茅鹿門謂獻吉輩不
 無剽竊若王文成論學及學記諸文雖程朱不能為江
 西辭爵及撫田州等疏雖陸宣公李忠定不能及嘉靖
 中王元美李于麟復祖述李何先後揚鑣然以堆垛為
 富以敬側為古故歸熙甫力排之所謂一二庸妄人為
 之巨子者也時又有王遵巖唐荆川黃勉之陳約之均
 稱作者而王唐尤得力歐會無愧正宗故有晉江毗陵
 之目至于醞釀深醇言皆合道必推震川千載有公繼
 韓歐陽蓋弁州亦為心折云隆萬以後則湯若士鍾伯
 敬徐文長袁伯修兄弟非無著述然不失之佻巧即失
 之枯澁非復行文正軌及其季而艾千之準北宋之
 渠獲陳臥子擷東漢之菁華抑亦可稱文學之選矣

蛾術編卷八十終

漢藝文志依劉歆首敘六藝即六經末總論則變稱五經并樂入禮故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立經立也論語夫子自述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何晏于此節不載漢注自為解云有所成立也晏專尚元

蛾術編卷八十一

言本爵百二十國寶書限周魯文各隨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迨鶴壽參校

沈懋德校刊

說通一

三十而立

漢藝文志依劉歆首敘六藝即六經末總論則變稱五經并樂入禮故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立經立也論語夫子自述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何晏于此節不載漢注自為解云有所成立也晏專尚元

言此解自必不以立為五經立然皇侃疏仍云三十而立者立謂所學經業成立也古人三年明一經從十五至三十又十五年通五經之業所以成立也侃不言據漢注其實與班志合必漢注也禮記經解篇夫子歷舉經以立教則夫子之習何疑或疑春秋夫子自作何得自習不知襄二年晉使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夫子襄二十一年生宣子所見魯春秋即夫子所長而習者且弱冠與南宮敬叔一車兩馬適周觀柱下史又嘗求得百二十國寶書則周魯及各國

史記夫子皆蒐羅與易書詩禮合為五自十五以前所講皆小學文字十六以後則習五經三十經立矣一生所欲用世傳教者胥是物也朱子云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所立何事所守何物鶴壽案古者教經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術道路也言詩書禮樂四者之教乃入德之路也四經之名見于管子管子曰內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亡其身者也秦燔詩書易以策卜獨存蓋當時掌于太卜未必人人讀之春秋為魯之國史則又藏于太史故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他如孟子所云晉之乘楚之檮杌墨子所云百國春秋杜伯執朱弓于圃田著在周之春秋莊子儀荷朱杖于祖塗著在燕之春秋厲株子之揖福觀韋著在宋之春秋王里國之訟中里微著在齊之春秋此皆列國之春秋在其本國或見之他國并未必知之然則古者教人只用四經明矣班固曰古者以易書詩禮樂春秋為六經蓋易雖

為筮卜之書而人更三聖世歷三古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則固聖人之經也春秋雖為魯國之史左傳于隱七年書名例云謂之禮也禮經于十一年不告例云不書于策明書于策必有常禮未修之前舊有此法故杜預謂周之舊典禮經也以教人而言則曰四經以載籍而言則曰六經班固又曰至秦燔書樂經亡今以易書詩禮春秋為五經蓋古人春誦夏弦琴瑟誦風未有不習于樂者漢初樂亡而筮卜之易未亡春秋既經孔子所修又為全經于是書詩禮之外兼習易春秋而稱五經藝文志所謂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蓋本于揚子法言唯十而五經立此指漢初言之也其謂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此指漢末言之也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蓋本于揚子法言唯其就漢代言之故八歲入小學習六書十五入大學習易書詩禮春秋至三十而五經備矣若在三代則書詩禮之外尚有樂在故內則曰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是詩與樂十五則曰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隨四時而教之故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樂

書亦非三年之內專習一經也皇侃據漢志以疏論語則可若謂春秋時教人之法一定如此恐未必然先生又舉禮記經解以非夫子之辭而且六經全備三年而通一經則十五至三十尚不得立况經解明言入其國其教可知則十五至三十尚不得立况經解明言入其國其之身六經皆備也先生又謂夫子弱冠與南宮敬叔適周觀柱下史又嘗求得百二十國寶書與易書詩禮合為五十五以前講小學十六以後習五經此論尤謬據公穀二傳夫子生于魯襄公二十一年而適周在魯昭公二十二年是年五月乙未朔日食故曾子問有五非從老聃助葬遇日食之事則夫子之年已三十有五非弱冠矣當是時南宮敬叔有父喪亦不得同往家語非是至閔因公羊敘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此蓋本春秋緯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之文嚴氏春秋引史歸而修春秋此則更在後來夫子年已七十有二然則謂周魯及各國史記與易書詩禮合為五而夫子學之必不然矣

吳志宗室孫皎傳權以書讓皎曰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權之意以皎年已三十欲委以大任故言非但謂五經立然就其言繹之則知漢人注論語以立爲五經立權之言與藝文志合也觀呂蒙傳注及孫登傳權亦讀書故能知論語說

學記注云離經斷句絕也辨志謂別其心意所趨鄉也知類知事義之比也強立臨事不惑也不反不違失師道疏曰視離經辨志者謂學者初入學一年鄉遂大夫于年終之時考視其業離經謂離析經理使章句斷絕也辨志謂辨其志意趨鄉習學何經矣強立而不反者謂不違失師教之道然則古者舍五經之外無所謂學不違失師道謂家法也

必也正名

論語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何晏集解采馬融曰正百事之名也皇侃疏引韓詩外傳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夫子言當云取不當言假疏末卻引鄭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以上則書之于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鄭引禮記係聘禮記文彼下云不及百名書于方彼注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

也方板也疏云鄭注論語古者曰名今世曰字

春官外史鄭注

亦云古曰名今日曰字

許氏說文亦然言此者欲見經云名即今之

文字也云策簡方板也者皆據一片而言策是編連之

稱左傳云南史執簡以往是簡者未編之稱此經云百

名以上書之于策是衆簡相連之名鄭作論語序云易

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四

今本刻作

八以

寸策者三分居二

今本刻作一以意改

又謙焉是其策之長

短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策

書一簡八字是一簡容字多少云方板者以百名以下

書于方若今之祝板不假連編之策一板書盡故言方

板也北魏術藝江式傳延昌三年式上表論字學曰皇

魏承百王之季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

真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兒為翫神虫為蠶皆不合孔

氏古文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文字者六藝

之宗五教之始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北齊儒林李鉉

傳鉉以去聖久遠文字多有乖謬感孔子必也正名之

言乃刪正六藝經注中謬字名曰字辨隋儒林劉炫傳

云炫著五經正名十二卷

文中子中說阮逸注劉炫著五經正名十二卷陸德

明經典釋文自序云筌蹄所寄唯在文言差若毫釐謬

便千里夫子有言必也正名乎合而觀之何晏集解雖

行之已久而鄭注論語唐初歸然尚存江式魏收皇侃
 李鉉劉鉉李百藥魏徵陸德明賈公彥皆知尊信鄭注
 正名之義精妙絕倫馬融注稍寬泛然尚不甚相遠朱
 子云衛君輒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
 正名為先徧攷左傳史記衛世家輒無不父其父而禰
 其祖實事可憑白腹譔造乎古無禰字不必論若輒之
 立而告廟必自稱嗣孫決不自謂靈公之子若云據國
 拒父即不父其父則夫子之正名直欲使輒迎父歸國
 為君已則退為世子乎此事之必不能行者則夫子亦
 必不肯為此言且果如此子路雖野其敢衝口而出遽

云有是哉子之迂乎故知鄭注正名欲正其文字精確
 之甚宋儒固不見鄭注若見之必大駭笑以為何至迂
 若此所見與子路同鶴壽案鄭以正名為正其文字江
釋名云名明也明實事使分明也說文云名自命也从
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也春秋說題
辭云名大也禮稱名山大澤是也此皆就字義言之若
其用則有數端春秋傳云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
有類此以號言也士昏禮云請問名此以姓言也乾文
言云不易乎世不成乎名此以名譽也周語云勤百
姓以為己名此以名功也至于正名之名乃名教
之名名教者三綱六紀是也白虎通云三綱者君臣父
子夫婦也六紀者諸父兄弟族長朋友也綱
者張也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紀者理也師長
君臣之紀也以其皆成已也諸舅朋友夫婦之紀
也以其有親恩相連也諸舅朋友夫婦之紀也以其同
志為已助也夫子于名教攸關之地皆直言不諱故季
子然問仲由冉求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齊景公問

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陳成子弑簡公則請討之
 于衛出公亦然所謂正名者蓋將正其為子之名也
 賸得罪而奔晉靈公既沒輒何得自立夫子直欲使輒
 迎父為君退居世子而後父子之名始正然則子路以
 為迂豈其黨于輒乎曰非也靈公于魯哀公四年夏四
 月丙子卒正名之說即在是時輒新立欲待子為政子
 路惑于孫可繼祖之說故以為必易其君其事太迂若
 使至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蒯賸而輒不受子路決不以
 為然蓋是時子路猶未為孔氏宰則亦未必助輒也乃
 先生謂使輒迎父歸國已則退為太子此事之必不可
 行者夫子亦必不肯為此言是直以夫子為唯唯諾諾
 之人而子路為滄滄訛訛之輩矣天下古今亦安賴有
 聖賢哉先生又謂徧考左傳史記衛世家輒無不父其
 父而禍其祖實事今案左氏傳云哀公二年夏衛靈公
 卒夫入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對曰公之孫也輒在乃立
 輒輒于此時並無一言退讓豈非禍其祖之子實事乎晉
 納衛世子于戚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非
 唯不迎而又圍之豈非不父其父之實事乎史記孔子
 世家云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
 孔子弟子多仕于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云此即朱

注所本且先生所以信正其文字者徒以鄭注故耳然
 鄭注夫子為衛君章云靈公逐太子蒯賸公薨而立孫
 輒後晉納蒯賸于戚石曼姑圍之父子爭國惡行也孔
 子以伯夷叔齊為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也鄭氏此注
 亦與朱子正名章注相同况子思曰今天下書同文其
 時未必果有別風淮雨之訛即使有之當亦如刪詩書
 定禮樂逐時為之豈必謀諸衛之新君乎

疾沒世而名不稱何晏盡去漢注皇侃遂空空敷衍其

實名既訓字則名不稱謂無正名之書傳于後

之輿也故可以達于天下傳于後世若以為文字則周
 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後漢許慎作說文解字十五卷
 洵君子矣他如秦李斯作倉頡七章趙高作爰林六章
 胡毋敬作博學七章漢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史游作急
 就篇李長作元尚篇揚雄作訓纂
 篇李斯趙高等亦得為君子邪

為學病在好博

爲學之病惟在好博博而寡要弊乃叢生春秋繁露重政篇云能說鳥獸之類者非聖人所說也聖人所說在說仁義而理之科分條別明其所審勿使嫌疑是聖人之所貴而已矣不然傳于衆辭觀于衆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奚以爲哉聖人思慮不厭日繼以夜所察者仁義於乎爲人師者可無慎邪經傳大本也棄營勞心也苦志盡情頭白齒落尚不合自錄也哉隋李諤論文體書云五教六行爲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魏之三祖更尚文詞下之從上有同影響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惟務吟詠遂

違理好異尋虛逐微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風雲之狀祿利之路旣開愛尚之情愈篤于是閭里童昏貴游總丩未窺六甲先製五言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勳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大隋受命聖道聿興開皇四年詔天下公私文翰竝宜實錄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金杜仁傑遺山文集序云自有書契以來以文字名世得其全者幾人耳六經諸子在所勿論姑以兩漢而下至六朝及隋唐前宋諸人論之上下數千載間何物不品題過何事不論量了大都幾許不重複字凡經幾手左擗右擔

橫安豎置搓揉亦熟爛盡矣噫後之秉筆者亦訥乎其言哉元吳海請禁雜書議云道之不明學害之也學之不純書害之也今天下之書已多矣然詩書易禮樂春秋孝經論語大學中庸聖賢之書未嘗多也紀傳表志編年記事之不可無者未嘗多也所以然者皆諸子百氏外家雜言異端邪說數之不可計其名讀之不能盡其卷無益于身心不資于國家徒爲多矣況其偏蔽邪曲足以湮正經炫耀反覆足以蠱人心皆書之罪也其或幽昧難窮隱謬神怪誕妄不足信者俗儒賤工爭取以爲博物洽聞夫老佛諸書六經之賊也遺事外傳史

氏之賊也蕪詞蔓說文章之賊也有王者作將悉取而禁絕之然後讀者得以專其力于聖賢之言精其志于身心之學玩其意于國家得失成敗之數考其實于古今治亂興亡之迹則學正道明書爲有益不然日盛一日世滋一世豈有窮哉案以上諸家所論皆切中羣書浮雜之病而就中李諤則專以文體浮靡言之要之緣情之作未可盡廢但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麗則無妨淫則不可至吳海一議尤爲明快海字朝宗元閩中處士儀封張伯行撫閩刻其聞過齋集行世其末段云欲禁之必自上始使朝廷大臣通經術者會

諸儒講論定其品目其他皆禁之此議則蔡聞之亦以
為奇創難行蓋此事若果得大臣通經術者行之豈不
甚善無如其人千載不可得也如歐陽修請刪正義中
讖緯幸而其言不行倘行之斯文掃地矣遼史道宗本
紀清寧十年禁民私刊印文字明海瑞巡撫應天撤所
屬州縣士子不許妄刻書載剛峯集論甚是而亦有未
可概論者遼之君臣及剛峯者亦非其人也

朝宗議良可為座右銘至先生謂歐陽修請刪正義中
讖緯幸而其言不行倘行之斯文掃地矣是言哉今
案史記趙世家扁鵲言秦穆公寤而述上帝之言公孫
支書而藏之秦讖于是出矣秦本紀燕人盧生使入海
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譙敏碑稱其
先故國師譙贛深明典輿讖錄圖書能精微天意傳道

與京君明則是讖緯始于秦而衍于漢迨新莽時丹書
白石金匱銅符海內四出于劉京謝鷺等爭言符命
遂遣五威將軍王奇等頒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光武
信之以致終東漢之世通五經者反為外學通七緯者
反為內學當時唯桓譚曰讖出河圖洛書但有朕兆而
不可知後人妄復加增依託稱自孔子誤之甚也張衡
曰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墨翟事見戰國又別言有益
州置在漢世往者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
讖者皆不能說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執位情偽較然宜
禁絕之張衡亦云然舉世風行無不言讖鄭康成注經
所引易說書說皆讖緯之名為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
詔自今圖讖祕緯及名為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
者以大辟論其後宋武帝大明中梁武帝天監中亦屢
禁之而隋煬帝發使四方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
皆焚之為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有其學然唐初猶
存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七緯作正義者撫入焉
讖與緯不同緯但依附六經而已讖則尤為誕妄如孔
老讖老子河洛讖尹公讖劉向讖堯舜禹孔子王明
鏡郭文金雄記王子年歌嵩山道士歌其目已怪誕
則其文可知矣故自隋禁之後今見于隋唐經籍志太

平御覽者僅存其目偶有其文此固魏宋梁隋諸帝之
功也宋歐陽永叔上書云唐太宗詔定九經疏號為正
義然其所載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古僻異乎
正義之名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削去
正義之名使學者不為怪異之言所惑亂然後經義純
一無所駁雜此論極為正當而先生反謂削去讖緯是
文掃地者先生宗仰康成鄭注多引緯書今若刪緯是
刪鄭也故有此論然而孔賈作疏多引緯書實由康成
為之則鄭亦不能辭其責夫所謂大儒者當世將視以
明堂諸大禮亦引緯書以淆亂之昊天上帝天也而以
為北辰耀魄寶五帝五行之神也而為青帝靈威仰
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墨帝汁光紀六
天之說怪怪奇奇誠如歐陽公所議先生豈得阿私所
好哉至于海剛峯之耿介忠貞可謂卓然自立明代
希有者矣而先生以為非其人甚矣先生之辟也
書之猥濫尤莫甚于地理杜佑通典州郡門序目云凡
言地理者多矣云云李吉甫進元和郡縣志表云古今

言地理者凡數十家云云詳見十七史商榷

太極圖及先天圖

元板風俗通載鮑君神事汝南桐陽有于田得麋者其
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麋著繩因
持去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麋反見
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怪其如是大以為神轉相告語治
病求福多有效驗因起為祀舍眾巫數十帷帳鐘鼓方
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置鮑魚者來歷
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
此壞抱朴子亦載此事周濂溪太極圖本陳搏無極圖

四位五行自下而上濂溪取而移其次第自上而下遂
 為太極圖且曰無極而太極邵康節取道家所傳先天
 後天圖以先天為伏羲卦後天為文王卦後人遂推尊
 太極圖凡一切理學書必以冠其首推先天圖為作易
 之本原此鮑君神之類也鶴壽案聖人著作豈能有二
 漢揚雄作太元經以艱深文
 其淺陋已屬可恥至宋陳搏之太極圖及道家之先天
 後天圖此不過竊取孔子無極而太極先天而天弗違
 後天而奉天時幾箇字眼以名此圖其所作圖又不過
 竊取繫辭中語以圖之耳有何奇秘而矜為獨得乃周
 子邵子又竊取之變更之以
 為理學祕傳誠如先生所譏

七十餘萬日

百年三萬六千日千年僅三千六萬日由孔子而來至

于今僅七十餘萬日以此觀之一日可虛度邪靜時當
 沈思息慮以養其心動時當勤學礪行以進其德若逐
 塵勞溷過一日偷安惰空擲一日皆深為可惜鶴壽案
 此即惜
 分陰之謂然至言也古之游者
 尚炳燭以繼日而况日中乎

窺日視月

辨析空理如隙中窺日考索故事如廣處視月此說出
 于一村師愚謂若能切實用功則廣處視日矣

罕言仁

論語依朱子所分四百九十七章言仁者凡五十九章
 計十之一強以天下義理之多仁居十之一強可謂言

之詳矣乃云罕言仁何也想古人于仁亦有一種寂然不動使心常存不放話頭如此方謂之仁至于仁之發見處及以一端一節言者言之甚詳語樊遲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為仁語司馬牛以其言也初為仁語子路子貢以一匡九合為仁皆非仁之精微及其全體必如無終食之間違仁方是仁之全功如此者固絕少也宋儒言仁過于張皇說得神奇異常又或窮究到紅爐點雪地位俱太細太高

與顏冉論仁皆成語

僖三十三年左傳曰季曰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昭十二年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夫子與顏冉論仁皆取成語未嘗自吐一言故曰聖人師萬物

克己復禮

孫夢達字中伯常熟人乾隆壬戌進士官宗人府主事嘗極論朱子于論語克己復禮節數語之間而兩己字忽作異解殊屬非是豈有下云為仁由己而上己字乃作私欲解者乎古書克多訓能直是能于己身復禮便是仁耳此說似直截痛快但何晏集解引馬融曰克己約身左傳述楚靈王淫侈感子革諷諫不食不寐數日

不能自克以及于難杜預曰克勝也其下即引仲尼曰
 克己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疏載
 劉炫云克勝也已謂身也身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
 慾與禮義交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身得歸復于禮如是
 乃為仁也是朱子與劉炫合矣夫復性之功在閑情而
 已明善之道在去惡而已譬如止水為泥沙所淤則濁
 明鏡為塵土所掩則昏治之者但當去其泥沙塵土而
 清明之本體自見若不加澄汰刮摩而遽欲復其本體
 將從何處下手下節四目正指克己而言也惠氏士奇
 禮說以師氏三德二曰敏德為即克己之謂其說與中

伯合惠氏之學專宗漢儒今于克己之說痛詆劉炫然
 左氏馬融已作此解是特有意與朱子立異予所不取
鶴壽案爾雅釋言云克能也書康誥云克明德此即孫
 夢達所據也揚子法言云勝己之私謂之克書洪範云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此即杜征南所用也說文云克肩
 也徐鉉以為肩任也任者負荷之名能勝此物謂之克
 也此條與訓為能者相近左傳云得雋曰克此乃戰勝
 之詞此條與勝己之私亦似乎相近但勝己之私究與
 戰勝之勝不同然則劉炫謂嗜欲與禮義交戰難以
 形容今先生所云復性之功一段可謂善于形容矣

回不改其樂樂是樂道

回也不改其樂孔安國注明指樂道皇侃云所樂則謂
 道也弟子列傳引孔安國及衛瓘注皆明指樂道宋人
 云不是樂貧亦不是樂道鶻鶻突突成何義理下章冉

有云非不說子之道因夫子獨美顏淵故以自解則知樂為樂道無疑

不至于穀漢人本以穀為祿

論語不至于穀孔安國注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于善不可得言必無及也邢昺本脫去及字日本皇侃疏入中國始得之而彼疏又載孫綽解穀為祿案陸氏釋文引鄭注解穀為祿孫說本之鄭氏憲問篇以穀為祿則此亦當同鄭解實勝孔注但孫意謂三年學足以得祿雖時不祿得祿之道也教勸中人已下尤為有味朱子以己意說經乃暗與漢人同

可與適道與唐棣之華為一章

論語可與適道唐棣之華宋人分二章注疏何晏作一章謂思乃知權道或且笑其妄觀春秋繁露竹林篇詩云棠棣之華云云子曰未之思也云云由是觀之見其指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乃知董仲舒說已如此何晏實本之漢人也適道立權皆須思而後得漢學相承斷不可易宋人臆說豈足為據鶴壽案筆解于此章云正文傳寫錯倒當云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并六句為四句此恐不然說苑權謀篇引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此或是斷章取義徑省其辭後人承襲用之筆解遂以為錯倒爾

雅言執禮

論語雅言詩書執禮鄭注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故言執案曲禮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注為其失事正何允云詩書謂教學時臨文謂禮執文行事時論語詩書執禮教學惟詩書有誦禮則不誦惟臨文行事若有所諱則竝失事正故不諱也玉藻亦云教學臨文不諱古人行禮皆執本于前按而行之以防遺忘周官太史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諸侯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賈疏云書即上文禮書若今儀注詔之使不錯誤即其事也在周公僅為儀注孔子則尊為經在當時雖祝史有司之屬皆所通曉而昌黎

且以奇詞奧旨苦其難讀古今不同如此朱子改正言為常言既非其解以執為執守義似正大實非古人執文行事之意

魏志王肅傳注魚豢從隗禧問詩禧說齊韓魯毛四家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古人于詩書亦有執文時但諷誦居多若禮則必須執文不可用諷誦鶴壽案曲禮云禮既葬讀祭禮則禮亦有時讀之不僅執文而已

無爭

君子無所爭凡事如此學術亦然周公之禮樂孔子之仁義鄭服之訓詁朱陸之性理一而已矣譬如主伯亞

旅通力以治田醯醢鹽梅和齊以成味也惟聖人爲能
觀其會通大賢以下各專一美則各出其能以合而明
道可也而乃互相訾訾此是彼非入主出奴何其陋也
車一器而工聚焉輪人不能爲軸猶軸人不能爲輪也
輪者訾軸軸者訾輪車成乎哉鶴壽案必如此方爲通
人之論昔人以議禮者
爲聚訟若聞此
言可以息訟矣

述而第一第二第三章

述而第一章云云須知不難于述而不作難在信而好
古也第二章云云須知必默而識之然後可以學而不
厭必學而不厭然後可以誨人不倦是故誨不如學學

不如識也至第三章云云愚謂三章實一貫而尤以第
三章爲主詳味聖人之言不過一修德講學遷善改過
而已矣別無高深微妙處蓋默識學不厭卽是修德誨
不倦卽是講學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是講學第三章
可括上二章

學不厭誨不倦夫子自任非自謙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于我哉鄭康成曰人無有是
行于我我獨有之也是自任朱子云言何者能有于我
也是自謙案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
倦則可謂云爾斷無一篇中忽自謙又忽自任之理且

夫子此言孟子公孫丑篇引之而述而則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公孫丑則子貢曰學不厭教不倦夫子既聖矣然則其言雖同卻非一時之言一是語公西華一是語子貢可見此二事夫子常以自任自任即勉人也且夫子自言十室必有忠信不如吾之好學發憤忘食好古敏求自行束脩未嘗無誨鄙夫問我叩端而竭其自任屢矣何獨述而篇作自謙解子罕篇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于我哉集解于末句無解者文與述而同解亦同也而朱子云見第七篇則亦以為自謙矣

狂

今人動輒以不修檢制蔑棄禮法者為狂士此大謬也如阮籍胡毋輔之光逸畢卓輩乃正孔子所斥為蕩者狂士間之羞與為伍何足云狂哉玩孔子云進取者足見狂士心事曾點以一時之功名為不足尚必欲求至于樂天知命中心安仁地位所以有春風沂水一段議論若作曠達者大非矣立志必為第一等人故為進取孟子云考其行不掩正為所志過高所以猝難一一踐其言耳豈真全不相顧妄作大言邪程朱律已至嚴故繩人亦似刻哲宗折柳程子即進而面諍朱子論三代

以下人物幾無一免于譏貶者而于七十子及孟子亦皆有所貶如程朱者誠狂士也

若鄭注倨慢解若阮籍輩并不得謂之倨慢直是喪心病狂耳詩載馳許人尤之衆稱且狂箋云是乃衆幼穉且狂進取一槩之義疏云論語注稱仰法古例不顧時俗蓋一端不曉變通以常禮為防不聽歸信是童蒙也而狂

物

中庸其為物不貳物指天地僖五年傳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物指妖祥毛詩有物有則物指五行仁義禮智信中庸誠者物之終始物指萬物孟子萬物皆備于我物指萬事大學物有本末物指明德新民惟以人才為人

物此言起宋以後

生今反古

中庸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哉及其身者也鄭注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攷桓寬鹽鐵論大夫曰通一孔曉一理而不知權衡鄭注本此案其文義似謂今王新政可從古法亦不可變故疏云謂尋常之人不知大道若賢人君子雖生今時能持古法故儒行云今人與居古人與稽是也宋人乃以反為復方鑿圓枘去之遠矣孫星衍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至商

鞅變法乃云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又云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中庸之反古之道正言變古解者誤以反古為復古則孔子祖述憲章皆非邪觀商君書所云反古者未可必非益可證反古即變古矣災及其身非商君而何

辭達而已矣

論語辭達而已矣孔安國曰凡事莫過于實足也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也此注精絕

蛾術編卷八十一終

蛾術編卷八十二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迨鶴壽參校

沈懋校刊

說通二

方

射者發矢必以中的為善儀禮大射儀下曰雷上曰揚左右曰方鄭康成曰雷不至也揚過去也方出旁也惟學亦然今之學者皆方也求其能不至過去者且少焉

況能中的者乎

鶴壽案古人每事皆借射以為比喻而于學問亦然管子曰羿有以感弓矢故

穀可得中也又曰羿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感者深得其

妙所以能中的審其高下則無出旁之患矣列子曰紀
昌學射于飛衛以麓縣風于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
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親餘物皆邱山也乃以
燕角之弧朔蓬之藪射之貫風之心而縣不絕古人之
專精于一藝如是故不至四射而不及于的也豈惟學
射哉制敵亦然楚人有好以弱弓微徽加歸雁之上者
項襄王召而問之對曰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伯以弋
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雁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
邳邳者羅鷺也其餘則不足射者王何不以聖人為弓
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豈唯
制敵哉讀書亦然法言不云乎修身以為弓矯思以為
矢立義以為的奠而後發發必中矣今之學者則不然
或沾沾于時藝講章一切鄭注孔疏皆束諸高閣而不
觀是畱而不至也或斷斷于是古非今務在博聞廣見
而未通曉僅據摭詞章而已高談聲韻自詡名流豈非
方而出奇者乎然先生所謂方蓋不指此

侃侃閤閤

論語鄉黨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閤閤如
也孔注侃侃和樂貌閤閤中正貌先進閤子侍側閤閤
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鄭注行行剛
強之貌朱子于鄉黨不用古注改為侃侃剛直也閤閤
和悅而諍也于先進行行則直用鄭注而閤侃則云已
見前篇朱子此注遠勝孔安國義說文川部云侃剛直
也从侃侃古文信从川取其不舍晝夜即引論語子路
侃侃如為證言部云閤和悅而諍也从言門聲鄉黨先
進篇次相接侃侃閤閤文義正同當無異解何晏于先
進閤侃無注則亦以二文同解明矣與下大夫言理當

剛直與上大夫言自應和說孔反以侃侃為和樂閭閻
為中正殊謬且侃既從古文信又取川流不舍絕無和
樂意至閭既从言自有諍義閔子辭費宰諫長府翫其
詞氣和說與諍兩層都有則知說文詁訓實勝孔注史
記魯世家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徐廣曰洙泗之間民涉
渡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俗既薄幼者患苦長者長者
忿媿自守故斷斷爭辭索隱云讀如論語閭閻如漢地
理志采用史記語而師古注亦云斷斷分辨之意然則
閭閻確有諍義朱子本說文改古注確甚至論語冉有
子貢侃侃說文作子路此古人不拘處

束脩

論語束脩孔云言人能奉禮皇侃疏以為十束脯邢昺
引檀弓少儀穀梁傳為證案曲禮賀娶妻者曰某子使
某問子有客使某羞注亦云蓋壺酒束脩及犬也正義
束脩十脰脯若無脯則壺酒及一犬穀梁傳束脩之肉
不行竟中揚士勛疏脩脯也朱子亦從疏說然孔穎達
書正義云孔注論語以束脩為束帶脩飾是皇邢疏未
得孔意也漢王莽傳言初束脩師古曰束脩謂初學官
之時後漢延篤傳吾自束脩以來注束脩謂束帶脩飾
鄭康成注論語曰謂年十五已上也伏湛傳南陽太守

杜詩上疏薦湛曰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
 修訖無毀玷注亦謂年十五以上馮衍傳豈得束修其
 身而已哉注謂約束修身劉般傳束修至行為諸侯師
 注謂謹束修潔也鄭康成注束修與孔安國奉禮之義
 同其意與下章不憤不啟相發疏誤解耳且此字本當
 作修唐石經作脩則解為脯矣疑後人所改鶴壽案脩與修非一
 字脩字从肉許慎曰脩脯也劉熙曰脩縮也脩縮也
 而縮陸德明曰鍛脯加薑桂曰脩此皆脩字之正義其
 有借作治者詩抑云修爾車馬是也其有借作備者周
 語云修其篋篋是也并有借作敬者魯語云吾冀而朝
 夕修我是也又周禮天官云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
 注云脩掃除糞酒此亦假借字其義皆近於飾則其字
 皆當从多唯詩中谷有雜云曠其脩矣傳云脩且乾也
 六月云四牡脩廣傳云脩長也攷工記弓人云斲目不

茶則及其大脩也筋代之受病注云脩猶久也此于脩
 字之義為近蓋脩以乾得名無骨者乾則縮而短有骨
 者乾則狹而長乾則可以久故以脩言久也修字从多
 許慎曰修飾也論語云行人子羽修飾之是也鄭康成
 曰修治也尚書云六府孔修論語云德之不修是也凡
 修身修道好修前修之修皆當从多但今經典皆借用
 肉脩之脩以致束脩亦有二解若據漢王莽傳字本作
 修後漢延篤傳馮衍傳字亦作修唯伏湛傳劉般傳皆
 誤作脩此則俱以修飾自行束脩之可也何晏論語注引
 孔安國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也
 所謂奉禮者即奉此束脩耳豈自己謹身好禮之謂哉
 故皇侃疏曰束脩十束脯也古者相見必執物為贄表
 己來至也鄭注謂年十五已上則束脩之脩自應作束
 帶修飾解而其字必从多此亦各立一解可也先生必
 欲專主鄭注則不得不從多此駁孔注無奈孔安國又是傳
 古文尚書之入不便去駁駁他于是將孔注刪去其下
 二句若以為何晏潤色者然而僅畱言人能奉禮一句
 以見孔注與鄭注未嘗不合遂將十束脯之說歸咎于
 皇侃誤

遊必有方

曲禮人子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玉藻親老出不
易方復不過時與論語遊必有方同

數

論語事君數朋友數何晏以為速數之數朱子從程子
胡氏以為煩瀆案爾雅釋詁數疾也釋文數音朔疏云
謂急疾也祭義祭不欲數賈昌朝羣經音辨云亟數也
去更切又急也紀力切數急義雖大同然經史用此二
字亟數數急微有所別據此則數字明係急迫不從容
之義好從事而亟失時及孟子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孔安國趙岐皆以數為急蓋事

君貴信而後諫勿欺而後犯交友貴忠告而善道疾速
進言必不能入改作煩瀆義不如古雖釋言有屢數之

訓則數字固有煩數之誼竊以為此當依釋詁

鶴壽案亟數之

說可以為不自量不知足者戒日日諫諍于君公之庭且且奔走于朋友之室豈不取人之厭乎速數之說可以為不得熱中交淺言深者戒彼立談之間而遽欲為人卿相傾蓋之交而輒敢論人骨肉是何為者也兩說不可偏廢

喪

論語二三子何患于喪乎孔曰言何患于夫子聖德之
將喪亡邪朱子引檀弓喪欲速貧謂喪為失位去國案
檀弓秦穆公使人吊重耳曰喪亦不可久兩處注皆云

失位引公羊魯昭公孫于齊曰喪人其何稱朱注較孔解特精

至于犬馬

論語至于犬馬皆能有養集解有二說包咸云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人于父母但能有養與犬馬何別此說甚確又一說云人之所養乃至于犬馬不敬則何以別以犬馬例父母有是理乎朱子反棄包說而用後一說非也內則曾子曰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馬盡然而況于人乎正義言父母所敬愛犬馬之屬盡須敬愛若以養父母比養犬馬必

無此理

鶴壽案犬馬自然帖人子身上說此不待言者人子養父母而不能將之以敬誠犬馬之不若也余獨怪世之為父母者懷老牛舐犢之愛存積金滿籬之心擾鋤德色箕帚諾許甘為子孫作犬馬而不悔豈不可慨也哉

色難

論語子夏問孝子曰色難何晏采包咸曰謂承望父母顏色乃為難也又采馬融曰承順父母顏色乃是為難耳毛詩凱風疏引鄭注則云和顏悅色是為難也包馬以色字貼父母說鄭則貼人子說內則柔色以溫之注承尊者必和顏色匡謬正俗引而釋云柔和顏色亦皆以色字貼人子說朱注云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

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本之祭義卻與鄭注暗合

無友不如己

論語無友不如己則必友勝己彼勝己者亦以吾不如彼而拒吾則奈何曰此為初學言之也若學成則誨人不倦何拒不如己之有然猶曰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況初學而可妄乎

體物不可遺

中庸鬼神體物而不可遺鄭注云言萬物無不以鬼神之氣生正義云此鬼神即易繫詞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以能生萬物也彼注水火之神生物金水之神終物彼以春夏對秋冬故春夏生物秋冬終物其實鬼神皆能生物終物故云體物不可遺此雖說陰陽鬼神人之鬼神亦附陰陽之鬼神故云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是兼人之鬼神也此段詮釋道理甚精至伊川晦菴則更暢矣晦菴語錄謂橫渠正蒙說聚散處其流乃大輪回其云散入無形適得吾體即謝顯道所謂歸根之意其云知死之不亡即晁與叔所謂所屈者不亡之意不獨他書有形潰反原語也伊川云天地之化生生不窮

何復資于既斃之形既反之氣以為造化當矣

鶴壽案
伊川數

語方是聖賢之論自古秦王漢武求仙服藥以冀長生
毫無效驗古而無死其樂何如唯有此種癡人說出此
種癡話皆由不知鬼神體物之故也蘭有秀兮菊有芳
懷佳人兮不能忘顧帝京而忻然臨中流而太息漢武
亦明知必死故末云少壯幾時兮柰老何然露出多少
英雄氣短兒女情長醜態遠不如風蕭蕭兮易水寒壯
士一去兮不復還千載下
令入讀之猶勃勃有生氣
下視葛稚川陶宏景輩直比三歲小兒耳抱朴子參同
契諸書皆言黃白之術十歲得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
養生之志自謂仰青雲觀白石不覺為遠矣殊不知人
之體也皆乘天地之氣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所謂鬼神
皆精氣為之精氣即鬼神為之鬼神有二者其一為造化
之鬼神其一為祖宗之鬼神得天地之氣與祖宗之精
合精與氣而人生焉及精氣之皆亡而遂死焉此人所
不能自主而鬼神主之者也然此種道理唯聰明之士
知之愚夫愚婦則不知焉于是又有造為輪回之說以
扇惑之者殊不知人之生猶物之生也今年所生者此

草至冬而已枯矣明年所生者則又為明年之草而斷
非今年之草是即鬼神之體物也試問葛仙嶺上句曲
山中自晉梁以後曾有稚川通明之蹤迹否讀伊川數
語亦可以廢然返矣然則百歲之後遂默默而已乎曰
從古竝無神仙唯有著述可以壽世古人著書立說苟
其有裨名教無不流傳後世今人終日讀書所覽者無
非古人之言語雖隔數千載恍若在故苟著一書足以正
親聞其馨欬而古人自此生矣是故苟著一書足以正
人心扶世教為後人所不廢如伊川鬼神體物之說則
此身乃可常存于後世蓋著述即神仙也豈攝生服食
之謂哉若夫稽求訓故考證是非此不
過尋常著述其傳與不傳吾不知之矣

立言之法

禮記曲禮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緇衣昔吾
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二條可為千古立言之法祭統其
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尤足為碑銘志狀溢美者戒

鶴壽案凡為碑銘志狀未有不溢美者一則狗孝子之情二則非溢美則文不華藻但須得其方寸耳向覽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不覺失笑當時以門第相誇遂至于張冠李戴作譜者欲為祖宗溢美而不知其非我族類也

孟子春秋天子之事

孟子未見周禮故北宮錡章不合未見儀禮故與滕文公說齊疏不合而毛大可反據以駁儀禮未見左傳故尹公佗庾公斯倒說趙岐言長于詩書而趙岐未必知孟子故其說水道多誤不合禹貢惟其研精義理不暇于攷證上著工夫所以能卓然希聖為吾道之干城若其學之最精者春秋也觀春秋天子之事一語與公羊

合與何休合深得夫子作春秋之旨大抵孟子之學雖

不屑屑為專門名家然亦是專一經但于一經中取其

大旨不為訓詁若非于一經中熟精大意焉能一語破

的如是鶴壽案先生稱鄭康成為大儒故能兼通眾經而以孟子為專門一經然則孟子反不得為大

儒邪春秋天子之事也有天子之位者行天子之道此

事字指道也非指權執也天子之禮樂征伐不行于天

下于是亂臣賊子敢有悖逆之事孔子據魯史之文遵

天子之道筆則筆削則削直書其事以示天下萬世使

天下萬世皆知悖逆之不可為蓋取義于天子之道也

豈其假天子之權執以作春秋哉唯孔子無天子之位

為世道人心計又不得不竊取天子之道而書之故有

知我罪我之言所謂竊取其義者乃竊比之竊非僭竊

之竊也乃何休注公羊遂有黜周王魯之說其注君之

始年云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于魯

故因以錄即位明王者當繼天奉元養成萬物是直以

嫁

釋詁如適之嫁徂逝往也郭注方言云自家而出謂之嫁猶女出為嫁按列子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于衛

滕

滕訓虛周春引易咸卦滕口說胡文英字質餘武進人著天下方言攷以為不如作儀禮騰羞之騰騰去則空也

徽

爾雅徽訓止姜兆錫字上均丹陽人以為琴製徽止而軫動則徽亦止也愚謂易坎上六係用徽纆係則止矣

居居究究

釋言居居究究惡也郭以為皆相憎惡也爾雅既確有明據朱子注唐風羔裘豹褻自我人居居自我人究究

缺而不解不知何故鶴壽案此釋訓文非釋言文毛傳云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究究

猶居居也孫炎曰究究窮極人之惡王逸曰究究不止貌

少艾

孟子少艾趙注艾美好也疏云說文艾老也長也曲禮五十曰艾是艾誠老長之稱謂之少艾安可乎艾美好者不知何據案曲禮釋文云艾蒼艾色疏云年至五十氣力已衰髮蒼白色如艾也疏駁趙頗確但說文止云

艾冰臺也疏自造說文妄甚竊以少艾當為稍盡慕父

母之心已略衰止耳

離騷有沛獨擁此幼艾趙解所從出鶴壽案宋孫奕示兒編云徧

攷載籍艾字並無美好之說原孟子之意即荀子所謂妻子具而孝衰于親少當音上聲艾讀如夜未艾之艾艾之為言止也謂人知好色則慕親之心稍止也今先生云少艾當為稍盡其說適與之同殆未見示兒編邪楚辭竦長劍兮擁幼艾王逸注幼少也艾長也持執長劍擁護萬民長少各使得其命也則楚辭所謂艾即詩閔宮所謂俾爾耆爾艾荀子所謂耆艾而不可以為師之艾皆謂老也集注謂楚辭義與此同朱子或不留心于此若先生則專講攷據者非唯不引王逸說以駁正之而反引沛獨擁此幼艾以為趙解所從出豈王逸注亦未見邪

執熱

孟子引詩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趙云誰能持熱不以水

濯其手朱子因之案左傳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于政如熱之有濯濯以救熱何患之有玩此文無執持熱物意周興嗣千字文執熱願涼杜甫北風詩執熱沈沈在大雲寺贊公房詩執熱煩何有夏夜嘆詩執熱願相望毒熱寄簡崔評事十六弟詩執熱露白頭大雨詩執熱乃沸鼎又有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之芳詩張敦實積薪賦功成執熱韓愈答張籍書洒熱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陸龜蒙讀襄陽耆舊傳詩執熱濯清風皆作甚熱解即朱子遊百丈山詩執熱倦煩跼亦以執熱為甚熱然墨子尚賢中篇詩曰孰能執熱鮮不用濯古

者國君之不可不執善譬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
焉則趙解其來久矣

折枝

孟子折枝朱子云折艸木之枝趙云案摩折手節解罷
枝也南史任昉傳劉孝標廣絕交論云匍匐逶迤折支
舐痔梁書作折枝唐開成六年段成式謨安國寺寂照
和上碑云體可折支皆與趙合後漢張皓王龔傳論同
折枝于長者章懷太子引劉熙注孟子曰折枝若今之
按摩也惟孫奭孟子音義載陸善經注云折枝折艸樹
枝此則朱子所本

皇甫湜持正文戒虛張

皇甫湜持正文集荅李生第二書近風聲偷薄進士尤
甚迺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爭為虛張以相高自讀詩
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
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矣書字未識偏旁高談稷契
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此時之大病所當嫉者生美
才勿似之也學者于此當奉為紳書韋佩鶴壽案魏文
帝典論云文
人相輕自古而然持正文此書固足為輕薄後生戒但先
生此編半是詆譏古人譏彈近士今于篇終忽然引此
一條蓋恐此編一出又被後生貶駁故特引之
以關其口然是否各隨所見豈能預防之哉

聖門事業圖

李國紀聖門事業圖左圭百川學海以之冠首自敘題
 乾道庚寅按時朱子年僅四十有一著述尚皆未成名
 亦未甚重而已有元綱者別自講學著書其自述畱心
 道學三十年則其年必長于朱子生平與朱子絕不往
 來竝非聞朱子之風而起乃其論道統則自孔子曾子
 子思孟子下即接以明道伊川乃知道學自彼時風氣
 使然朱子特集其成耳學貴踐履不在講也

讀書必有得力之書

惠學士士奇選四書文勸學篇敘有云先王父樸菴先
 生于前明萬秣末補博士弟子員試輒冠儕偶家有藏

書手自校讎以故書多善本一日社會名流羣集先王
 父後益坐中有白鬚老儒卒然問曰子得力何書先王
 父錯愕無以應也然心善其言退而手鈔左氏春秋及
 太史公書凡數十通至老且病猶不廢其專如此然則
 先輩無書不讀尤必有得力之書案惠說可為後生讀
 書之法鶴壽案此在蘇長公已然矣其讀漢書也第一
 次先攬其山川人物第二次再究其制度典章
 凡閱數次而始讀訖看山父子學問文
 章橫絕一時益皆恃有得力之書也

諸葛武侯孫思邈語

淮南子主術訓非澹薄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諸
 葛武侯語本此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孫

思邈語本此

抱蜀

管子形執篇云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俗刻房元齡注以蜀為祠器非也方氏苞云蜀與獨通其說是當從之抱蜀猶致一也此其說雖出于老子而吾儒之所謂誠亦何獨不然

蛾術編卷八十二終

蛾術編跋

蛾術編九十五卷外大父西莊先生遺稿也此書成于晚歲取平時著述彙為一編分說制說地說字說錄說刻說人說集說物說通說系十門其書囊括經史牢籠百家為先生生平得意之作先是尚書後案十七史商榷久雕板行世此獨後出或勸之梓先生曰是編之成一生心力實耗于此當有知我于異世之後者如是者四十年海內咸想望丰采間有采入他書如述庵司寇金石粹編所取說刻殆半其他經史諸書援引甚夥而原書故未刻也歲辛巳于先生文孫耐軒昆季假得此

本繕寫一通求政于今制府陶雲汀宮保宮保序之飭
本縣鳩工鐫板惜未果行厥後秦君澡石張君吟樓取

承緒

所藏本復于沈君翠嶺君故風雅好古嘗彙刻

昭代叢書蒐采極富旋以先生書刊刻行世成有日矣
爲述是編顛末寄之竊謂先生著書不下數十種當世
談經史之學者必屈指先生而是編顧遲之又久幾于
泯沒無傳卒賴沈君之力壽之黎棗倘所謂異世子雲
其在是乎是書也成必有能昌先生之學者則謂先生
之津逮後學實沈君成之也可道光戊戌孟秋外孫姚

承緒謹跋

